

45

清流

季刊

革新号



ALIRAN JERNIH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 PP.6767/1/2001

● 2000年3月

● RM6.00

戏

苍白月色，一箱箱的戏搬上搬下，音乐
脉脉流漾，流走多少似水年华，曾经
草原豪迈而感伤的调子，在陌生中狂歌
荒野有虎狼在咆哮，苍苍凉凉的日子，
仅余的酒亦泼洒向漫山风雨中
寻寻觅觅，线线年轮辗过的足迹
而岁月，早在散花鞋影践踏中
死
去

我在寻找，看戏的那个人是
谁，经年不懈苦苦追梦，像极萦回
花间不息，呵那痴痴蝶魂，在这广漠
人生舞台，能不能承托世间，微妙情爱
兀自落花飘零，又化成雪夜
无尽温存，在一块需求温暖的
角落，轻轻飘坠，继续燃烧

在不断奔逝的岁月，回首，千山路已远
车辙等待迷宫出口，所有篇页的
快乐哀愁，遗下这一站，逐渐淡逝
风里的歌，而音乐戛然而止

冷风，散落的仅是昨夜微尘
一盏星灯在夜最深时刻
啃食我的影子

○莫泽明

清流

文学季刊

45期

2000年4月出版

- 编辑顾问：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林慕
晴川 伍良之 看看
潇枫 苏清强 赵杜
- 主编：崔冰
- 编委：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有明
陈成木 谢伟恩 黄戈二
- 校对：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 发行主任：章钦
- 封面题字：叶兆熊
-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1
-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 承印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5590-V)
91, Jl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2547071 Fax: 2559812
- 《清流》
网址：
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清流·交流】

鱼游清溪，

路人歇脚



■一介（编委）

好快，《清流》创刊至今，已逾十年！

我说：好快，会予人本刊事事顺利的错误印象：就像顺水行舟，当然觉得轻松、迅速；假如是逆流而行，前进一点儿都要经过几番折腾，必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其实，《清流》的确是抗流而起，朝抵抗力很大的方向前进！无论是当前的社会风气与潮流、土壤及气候，都不让马华文学轻易茁壮生长，更不用说开花结果了！霹雳文艺研究会与《清流》编辑部同人，为了保护这株十载树龄的文学乔木不会因为缺水或虫蛀而枯干，仍然绿油油充满生机，确实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我们置身在金钱挂帅的社会，以财富、官位做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芸芸众生，受了大环境的熏染，把学校视为文凭制造厂，求学的目的，是希望毕业之后，取得一块最有用的敲门砖，拿着它高喊：“芝麻，开门！”高薪与肥缺便可任由选择！

在这种现实环境下挣扎存求的马华文学刊物，可作几种形象性的比喻：它，或者如沙漠中的河流，它的存在，给黄沙带来生机生命。缓缓的流水，是沙漠动物赖以维持生命的泉源；河边的青草，绿化了黄沙的世界，更是动物的活命仙丹。然而，可怜的“沙漠河”，很多却流不到湛蓝的大海，它们流到某处，便从世间蒸发了，夭折了，周遭也变成死的世界……

另一种形象性的比喻：文学刊物是山间或原野的一道小溪。清溪水，慢慢流，美化了两岸的环境，也让小鱼儿有所栖身。或许有那么一天，一个或是一批旅人、登山者偶然来到这儿，疲乏了，可以在水之湄歇歇脚，倾听溪涧潺潺，养养神，以便继续未完的行程。冷冽的清流，何不舀几口解解渴，并洗去脸上的风沙与倦容……

我们这一道清流，不敢比拟非洲伟大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滋润万物，使得大河流域棉花遍野，谷类丰登。我们也没有战斗至死、不能出海的“沙漠河”的悲情、壮烈……

我们只是山间或原野的一道小溪。溪水，肯定是清澈的，绝对不能是浊流！在提供小鱼儿游憩、路人歇脚解渴之余，更希望溪边的景物有点迷人，偶尔有画家来此处支起画架，或有谁手持照相机捕捉“美”的焦点……日 ❖



更正

《清流》第44期王枝木的班顿汉诗第3段“教授之前共创新文运”，实为“教授文友共创新文运”，特此更正。

最好的，当在前头 —— 我的文学路

出身贫寒家庭，过早涉及生活辛酸苦辣的层面，一连串不幸的早年生活，孕育了自己多愁善感的情怀。这应该是促使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因缘。

在偏僻落后的农村里，还未上学堂，自己就已经跟父母下田握锄耕作，一滴血汗一分收获，那是最贴身最有效的教育。小学的徒步到学堂，还提了一篮蕃石榴水蓊之类的水果到校园里兜售，赚取一点零用钱。五六年级时，读了一些李白的唐诗、朱自清的《匆匆》以及多篇寓言童话故事，打开了自己冥思起伏、透过文字想像人生的门路，特别喜欢上“作文”节。碰到老师出的题目是有关生活以及感怀身世之类的，倒可以写得似模似样。级任老师偏爱中国文学，上课时常讲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之类的故事来启迪我们的心智，又鼓励我们把写得较好的作文誊清，再帮我们投寄到报馆去。白纸黑字发表出来，加上每一篇五角钱的稿费，算得天大的鼓励了。小学之后，虽升入英文中学，却不放弃华文，学习之余，广阅《世界少年》、《海光》、《学生周报》、《蕉风》、《伴侣》等等的文学杂志，偶有生活感触，就提笔涂鸦，乐在其中。

中学阶段，母病在床，父亲生活失意最大，债务缠身，每每借酒浇愁，又上馆子赌博；在家里偶有事端，两老就争吵口角个不休，日子颇多风雨，影响了自己学习的心绪。在经济转不过来的时刻，我只好自寻门路，半工半读——除在街边摆卖之外，也到几个家庭去教一教补习生。披星戴月的日子走多了，笔下就出现了年轻人所不应有的忧思愁绪。这一些抒发生活情感的文字，后来多收在《村夜掇拾》以及《万里星天》两本散文集中。

念完中学，“家贫无奈当老师”，走上吃粉笔灰这碗饭的道路，最自愿也是自认最切恰纺。自己命运多舛，一执教鞭，就远走他乡，确也增广了自己人生历练和生活的深邃体验；漂泊在外的日子，如云。六七十年代，现代文学如潮般的侵入这块文学园地，自己也曾迷惘与迷失过。然而，纯朴的乡土气息早在我生命中扎了根，无论

自己怎样追求跟着时代的文学脚步走，我承认自己毕竟还是乡土的、生活的、低调的。

最先给我文学营养的，是朱自清、冰心、巴金、萧红等五四时期的作家作品；普希金、雪莱、泰戈尔等外国作家的诗作等也曾被我痴迷过。而马华作家，从早年结社出版《新潮》、《荒原》、《海天》和《银星》的，到长年如一日在《蕉风》写作不辍，到后来的《文道》、《写作人》、《清流》等，也多能开拓自己的视界。而影响自己最多的，却是每个星期都出现在各大报章的文艺副刊作品，各家各派都有。

我喜欢过好多作家的某些作品，却没有专门崇拜一两个作家；各家各派的某些好的作品我都能接受，但却从不想成为某一家某一派的门徒，为了其兴盛而冲锋陷阵。我默默的写，也想写一些有水准能够留传下来的作品，然而，为了立名而喧嚣的事儿我却不屑去做。我也不善於搞帮派、结文社。这些日子来，总是独来独往的多。我也不认为成名得趁早，任何文艺团体忽略了自己的存在是天大的污辱。业余为文，主要是忠於生活而写，忠於自己真诚的感受而写。我不会用华丽雕琢的文字来增长自己文章的气派，反而常为简洁朴素的文字所迷倒。特别是上了年纪，小我的感情逐渐减少，大我之爱与感受却成为自己写作的思考与导引；文字多迷人，但更迷人的的是写作者的内涵、洞见以及修养的境界！

写作，像生命一样，是一条成长历练的路。人生还未走到尽头，前面的风景如何，还是可以憧憬和期许的。过往的，如烟消失也无所谓；最好的，必当还在前头。 ❖





退休日子怎么过？

回顾当我于一九八九年从教育界退休后，迄今瞬将十年，令人感觉时间消逝得非常迅速。来日苦短，怎能不好好把握有限的日子，让晚年的生活过得更光鲜充实，更多姿多彩？

现将我怎样利用与安排退休后的日子简述如下：

（一）享受简单生活

先把退休前的匆忙与快速的生活节奏放慢。每天清早起身，坐下来慢慢享受美味的早餐，然后踏着脚车或安步当车，到太平湖畔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大自然的美！藉每天简单的运动来保持身心的健康。

其他时间，随心所欲的看书或写作。

（二）观赏文化表演

退休后，闲暇时间比较多，随自己的兴趣，参与各种文娱活动，如看戏、听歌、观舞、参观书展、画展、文化节、舞蹈节以及嘉年华会等节目，既可赏心悦目，又能增加生活情趣。

（三）参加文学活动

我平素爱好文学及写作，经常利用机会参加有关文学活动：诸如“花踪国际文艺营”、“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昂、汪其楣讲座”、“戴小华生活的文学”、“张小娴讲座”等等，看专家报告，听学者演讲，获益匪浅！

（四）参加社团服务

为了证明“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我在退休后照旧选择适合自己兴趣与能力的团体，如文化协会、文艺研究会、宗亲会等，协助有益社会公益及服务人群的活动。

（五）享受阅读乐趣

我从小就喜爱阅读，退休后更爱泡书，自由选读自己所喜爱的书籍，满足求知欲。我最爱读《风采》、《大家健康》及《先生》等杂志及华文报章。

我目前的生活比退休前更广阔，更有深度，真正的享受人生与生活！



目录

- 封面
加德里亚兰 (彩) 郑少如画家
- 封底
郑少如画家艺术简历
- 封二
戏 (诗歌) 莫泽明
- 封底内页
诗中有歌: 达邦树的真情 谢伟恩谱曲

■ 清流·交流

- 1 鱼游清溪, 路人歇脚 一介
- 3 最好的, 当前头——我的文学路 苏清强
- 5 退休日子怎么过? 黄奕山

■ 评介

- 8 远来和尚好念经 牛耘
- 10 斑驳的血泪, 激情的浩歌 甄供
- 谈吴岸的《石龙门》和《碧湖》

■ 散文

- 17 他心中还有半首诗 驼铃
- 记冯世才的最后行脚
- 21 阮痴石校长轶事 一介
- 24 蜂萦腕底探幽香 叔权
- 27 烟, 雾 郭金灯
- 30 春眠觉晓 心水
- 32 与学子一起成长 王枝木
- 34 但愿青山依旧人长久 涵青
- 36 我没丢失东西 秦林
- 37 现代寓言4则 年红
- 39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 琮琮
- 40 荒郊古庙 雨川
- 41 临老入“歌”丛 看看
- 43 震撼的一句话 晨絮

■ 诗

- 45 莫泽明诗4首 莫泽明
- 1.漂 2.死亡 3.墓 4.祭

- 46 诗六首 许通元
1.苍白的夜 2.石头 3.国度 4.饮你 5.疑问 6.弥补
- 48 创作二题 郑可达
- 48 航——赠金灯夫妇及天下有情眷属

■ 相声

- 49 骂人 郑醉

■ 小说

- 52 发了的阿Q 凌鼎年
- 54 谁之错 橡章
- 58 幸福筹码 婉冰
- 60 红旗袍 水菱
- 61 春迟 黎毅

■ 本刊主办第六届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得奖作品

- 64 云海心灵中的牵牛花 吴怡珍
- 67 心的方向，爱的阳光 覃泳舜
- 71 挡风遮雨的一双手 郭伟谦

■ 文学蓓蕾

- 72 思念 叶慧丽
- 72 清醒 柳思月
- 73 1.海的泪 2.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小家
- 74 父亲的一生 张雅掀
- 75 友情 陈爱雯
- 76 诗三则 天慧
- 77 死囚心声 李凌峰
- 77 铭记——愿与天下孩子共勉之 赖嘉豪

■ 书法

- 31 杨福贻书
- 33 潘先煌书
- 71 李金财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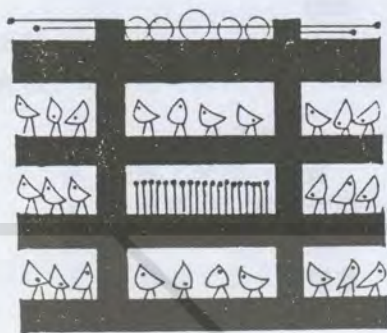
- 78 稿约
- 79 订阅单
- 80 ●《清流》助印芳名录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远来

和尚好念经?!

□牛耘



俗语有云：“远来和尚好念经”，意思是说外边来的人总会受到礼待。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类例子，譬如在马华文学研讨这个领域里，推崇“远来和尚”已蔚然成风了。

当然，推崇“远来和尚”，未必全是坏事。从好的方面来看，正表现我们的好客和大度，特别是真材实学、关爱马华文学的外来作家学者莅临交流，或发表论说，理应热烈欢迎，因为这对马华文学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但是，盲山崇外，不管“远来和尚”会不会“念经”，念的是真经还是放毒，便哈腰欢迎，请他登台亮相，任由他作贱文坛。这怎不误尽苍生呢？

如何对待“远来和尚”的问题，就成为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自许是推动文运的人的真心或假意了。

不幸地，过去被那些不会“念经”的“远来和尚”污化的文学环境，迄今还未得到应有的廓清。

“远来和尚”之中，有两种人是我们警戒的。一种是名人。一提起名人，许多人都会肃然起敬，谁不希望名人指点，进而吸取教益呢？然而，人们常迷信名人所说的都是名言，不加思索，便奉为金科玉律，“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

或事业”。而“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烦谈，于是乎就悻起来了。”（引文均出自鲁迅《名人和名言》）现成的例子就是台湾名作家柏杨。1997年杪他应邀前来我国出席一项马华文学研讨会，谈的不是他的专长的马华文学，他说：“马华文学是移民文学，感觉上这大地是陌生的，看不到这大地的生活状态，对祖国怀念伤感，漂泊，总盼望有一天回到母国故乡。”（30-11-1997《南洋商报》）

马华文学就是柏杨所说的“移民文学”吗？相信只要稍微涉猎一下马华文学史及作品的人，都会了然于心，不必我去置评了。

虽说柏杨在八十年代初期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浏览过新马分家之前的马华文学史料和作品，对于马华文学，他应该有个粗略的认识吧？但从他对马华文学的界说来看，他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显得一无所知。我想，如果请他讲杂文写作、小说创作，或谈台湾文学的走向，或说一说他在火烧岛上的生命历程，那一定是非常精采、娓娓动听的。可惜他要谈马华文学。

另一种是脱离马华文学实际、假借“研究”之名而急于“出位”的烧芭佬之流。这类“远来和尚”之中，好一些曾是本地货，当年在大马时何曾为马华文学贡献过什么，写出什么他要求别人

的所谓“经典”之作。然而时来运到，他们一个个都在外国镀了一层金，一阔就变脸，怎不霸气十足呢？再加上他们对马华文学有深仇大恨，一登台亮相，怎不跺脚骂街呢？所以什么“断奶”呀，什么“经典缺席”呀，什么“现实主义已经死亡”、要马华文学界进行什么“清理门户”呀，什么现实主义和文学主张都是“共产主义”呀，……如此等等，都是出自那些自我膨胀、不学有术、不顾廉耻、以骂街为唯一勋业之徒的尊口。

马华现实主义文学果真如此不济么？这是别有居心为了某种需要而刻意把它抹黑的。马华文学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在内，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是由作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寻找解决；偏爱何种文学主张，是作家不可被侵犯和剥夺的个人自由，容不得假权威之流的横加干涉！

马华文学要繁荣昌盛，除了作家们埋头苦干之外，还需要国内友族文学界和国际华文文学界的互相激励、共同提高。与此同时，要反对那些不会“念经”的“远来和尚”以及那些假冒权威之流的瞎说与胡评，涤荡他们散播在我们文坛上的灰尘和微生物！ ❖

（二〇〇〇年二月五日，龙年元旦）

斑驳的血泪

激情的浩歌



——谈吴岸的《石龙门》和《碧湖》

○甄供

这则文字的写作过程，有一段颇为曲折的小插曲，值得一提：

事缘《石龙门》这首诗是我念初中时从报刊上读过的至今仍留下印象的作品之一，由于年代湮远，我已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它是描写十九世纪砂朥越华工奋起反抗英殖民主义残酷统治的诗篇。那是风雷激荡的五十年代，反殖民主义的呼声响彻云霄，凡是有热血的年轻学子，当读到这类好作品时，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推荐给相识的朋友或亲属阅读。当年，我正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

1982年3月间，我应南马文艺研究会暨麻坡中化中学华文学会的邀约，到麻坡出席该会主办的文学讲座。除我之外，还有两位主讲者：吴岸和黄崖。在讲座会上，我听见吴岸提到《石龙门》是他的作品时，很是意外和惊喜。记得会后曾问吴岸可否把它找出来，让我重读，他告诉我这诗的剪报和底稿都已佚散，难觅其踪了。当时我感到失望，倒也释怀了。

时光走进了九十年代，我着手研究吴岸作品，就把诗人的全部著作再读三遍，读到《碧湖》时，就联想起《石龙

门》，缺少了它，诚然是一桩憾事。但又无法可想。“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一位住在外地的好友，知道我的苦恼，特地代我搜集，然后电传给我。盛意拳拳，我是应该向他道谢的。

1.

《石龙门》是吴岸第一首投给报馆的诗，当时是1953年，诗人才十六岁。这首诗以“叶葵”为笔名在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世纪路》（编者姚紫）上发表。吴岸的第一本诗集《盾上的诗篇》没有收录此诗，往后作者相继出版的著作，也不见它的踪影。

岁月如流，不仅冲淡不了诗人对《石龙门》的记忆，反而使他的记忆更加明晰起来。吴岸在他的论文里，曾经两次提到这首诗，以及与它相关的时代背景、创作缘由、刊出后的回响等等。这也难怪，当年诗人风华正茂，岁月峥嵘，爱国意识已在他心田上萌芽，盾上磨笔写诗，正是为了反殖民主义的战斗的需要。

吴岸第一次提及他的佚作《石龙门》，是在1982年3月20日，那时他应南马文艺研究会、麻坡中化中学华文学会的邀约，出席这项文学讲座会，发表题为《诗的起步与跃进》（注1）的演讲。在讲词里，他以《石龙门》为例，谈到自己创作此诗的缘由以及作品发表后的回响等等。他说：

“……那年暑假（即1953年—引者注），几个同学相约去旅行。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乘着速度很慢、震耳欲聋的小货轮，逆砂劳越河而上。在火热的船舱里，我阅读着一位朋友带去的一本土耳其诗人的诗集，竟被他的诗句吸引，心里好像有一种压抑的感情。我们到了著名的金矿区石隆门，看了一些古迹，又听了当地人讲述十九世纪华工的故事，我的压抑的感情这时便找到了出路。回来后，我就写了一首题为《石龙门》的诗，用叶葵的笔名投给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世纪路》。这副刊的编者已故姚紫先生。不久，诗被刊登出来，我很惊喜。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年商报元旦特刊有一篇大概是姚紫先生（笔名忘了）写的文坛总结的文章，竟列我这首诗为该年度的佳作之一，一下子就把我的名字列在知名作家的行列中，这使我感到好害怕，因为我当时的确还没有那种水平，也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大概姚紫先生也不知道我的年龄，误以为我是成年人或中年人；他写给我的信就以对一个成年作者的口气说话的。

“谈到姚紫先生，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件事。上个月我到麻坡时，曾和端木虹先生谈起我最初投稿及受到姚紫先生赏识的事，谁知第二天我到吉隆坡，就在报上阅读到姚紫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和姚紫先生只有早期那段投稿的关系，后来就没有联络过，也没有见过他。前年吴天才先生对我说，他在星洲曾拜访姚紫先生，当姚紫先生听说当年的叶葵就是吴岸时，表示很想有机会见到我。可惜我未见过他，而他已这样快离开人世。对于他，我是应该纪念的。”

相隔七年，吴岸第二次提到《石龙门》这首诗，那是1989年10月7日诗人在马大中文系主办89/90年度文学双周文学研讨会上，发表题为《诗人与社会》（注2）的演讲。他说：

“……我的第一首诗题为《石龙门》，是一首抒发我第一次到砂朥越西部一个小镇石隆门的激情。那个地方在十九世纪是华人聚居开金矿的市镇，华人以“公司”的形式，建立短暂的中国封建式自治社会。1857年爆发了反抗白色拉者统治的著名的石隆门华工事件。这个社会，在英殖民主义武力的镇压下被消灭。我在1953年底写了那首诗，那时是16岁。这首诗在风格上都有艾青和希克梅特的影子，我自己也没有收集，倒是被楼文牧（鲁白野）收在他编的《爱诗集》里。我那时把《石隆门》写成《石龙门》，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下列的是《石龙门》的全文：

石龙门（注1）

我慢慢地，

在你那不长的碎石路上走着。

我的眼睛，

熟悉地望着

路旁两列蹲着的木房子，

和那像穿上了补着不同颜色的

破衣的

小木屋和亚答屋，

也望着许多匆忙地活动着的

黝黑的人们……

我又来到了你的怀抱。

我从我的狭小而晦暗的家里走来，

不是为了要玩赏你的美丽的风景，
而是为了要看到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树木和火，

和得到我从来未曾得到的

养料和水，

我曾经这样地幻想；

让我赤着脚，

走过你的土地上

每一间破落污秽的亚答屋。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最爱听这儿的人们

述说着仔的故事

（带着火烈的瞳孔）

那是很久以前。

在你的土地上，

饥饿的人们

为了要得到面包，

像火山，

像洪水，

像猛兽，

咆哮起来，

疯狂地咆哮起来！

于是，在你的土地上，

也开始了残忍的屠杀……

如今，在我的皮箱的底层，

藏着几根化石似的黄色的骨头，

那是从你英雄的山洞里拿来的

（注2）

这儿的人们如何也忘不了：

那一次，

十多年前的一个动荡不安的夜晚。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在你的镇上忽然起了大火。

红色的火舌接着黑色的天，

吞灭了人们血和汗结成的果实。

剩下的只是焦黑的土地
和人们的哭泣。……

第二天，
第二天啊！
萝蔔头静悄悄地爬到了
你的身上。……

如今，在烧焦的土地上，
又盖起了房子。
黝黑的人们，
在辛勤的劳动。
然而呵！
你可知道，
那大腹便便的可怕的怪物，
昨夜已来到你的身旁？
把那没有踪和影子的
吸血的器具，
安置在你那苍白的肉体上。……

当夜的黑幕盖住了你的脸庞，
两旁的木屋子沉静地躺着，
像死去一般。
从屋檐下望过去：
黑色的柱子
像贴骨的阴影
只有几盏路灯。
张着疲倦的眼睛
互视着。……

清晨，
周围是那样的寒冷。
人们又开始蠕动起来
像蚂蚁一样。
汽车的机声粗燥地动荡起来。
对面渐渐显明的结连山
矗立在空中，
沉重地压在你的

肩上
山腰间飞来白色的烟雾
也蒙盖了你的脸庞。

……

石龙门呵！
我的土地，
告诉我，
在什么时候，
将夜的黑幕，
和晨的烟雾，
揭破？
赶走？
在什么时候，
你那像妇人一样苍白的脸
才能呈现出微笑？

(1953年)



注1：石龙门（Bau）在砂朥越西部，古
晋西南二十四哩的一个小市镇，为
著名的金矿区。

注2：1857年，这儿的人民，因不堪土王
的压迫，群起反抗，据传说，当时
人民斗争到最后，被赶至一山洞中
遭焚烧而死，此山在市镇的旁边，
曰“鬼洞”，洞里还存在余留至今
的若干骨头。

（载楼文牧编《爱诗集》，世界书局有
限公司印行。）

《石龙门》是吴岸少年时期的作品，诗人当时的生活阅历，诗艺功力，尚未深厚，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艺术上难免长短互见。诗人在回顾这首诗创作的情况时，曾自我批评道：它“在风格上有艾青和希克梅特的影子”。可是，我们深思一下，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能够掌握艺术创作的手法，写出明白晓畅且又能把情景配搭得妥贴的诗歌，你能不由衷地钦佩他是一位早慧型的诗人吗？

读这首诗，你会深深感到年少诗人激情的昂扬。诗中采用白描与陈述相结合的方式，有比有兴。有实有虚地描绘一幅石龙门百年沧桑的图卷，而华工们的悲惨与英殖民主义者的残暴，形成强烈对比，形象清晰如见，令人可感。当祖国（包括砂朥越在内）还在英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诗人的反殖意识。争取祖国独立的信念已在心里萌芽和成长：他以这片大地的主人公身份，宣称“石龙门”是“我的土地”，要她“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将夜的黑幕，/和晨的烟雾/揭破？/赶走？/在什么时候，/你那像妇人一样的苍白的脸/才能呈现出微笑？”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英雄气概呵！

我之所以把《石龙门》抄录下来，除了便利上述议说之外，目的有二：

一、诗人本身虽然提及此诗，但迄今似乎未收录，把它暂时保存在拙文里，也许可供读者与后来的吴岸作

品研究者参考；

二、《石龙门》虽是吴岸的“少作”，但从“诗为心声”的角度来看，可以窥见少年吴岸“……为了要看我从来没看过的/树木和火，/和得到我从来未曾到的/养料和水”的情怀和志向，也可以让有兴趣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风云的读友们，了解一二。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在这里再做一点“文抄公”的工作，把《石龙门》之外，诗人于1957年12月写成的《在峇勒里》（注3）中，通过一位当地的长者口述的、描绘石隆门华工斗争的经过与覆灭的诗节，摘引下来，方便读者阅读《石龙门》时，可以对照。从这些描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卑鄙伎俩：一面镇压华工的正义斗争；另一面煽动种族情，制造种族屠杀，把当志非华裔的种族卷入漩涡，使之成为扑灭这斗争火焰的同盟军。所以，起义队伍败退时，前有阻截，后有追兵，被杀得血染砂朥越河，尸骸遍野。请看：

……这一个故事自然也是非常古旧：
那时，在峇勿地方住着许多支那人，
他们都是采金的矿工；
因为他们不接受新来的白人统治，
所以便开始了一场战争。
他们在半夜间偷击古晋，
意外的袭击把梦中的白人惊醒；
拉惹迥过河，在小河湾里逃生。

支那人便占据了那地方。

后来，支那人转头朝旧地回归，
刀枪和长矛在他们的背后追随；
白人虽少，但他们有各种武器，
他们有来自远地的枪炮轮船。

伊班人和马来由人也加入了战争，
他们很容易便和白人奔走在一起，
色克朗的端慕达带领了大队勇士，
会同了马来由人齐向支那人追击。

海达雅人每三十人驾着一条战舟，
以最快速度在支那人背后寻猎人头；
马来由人也合夥赶到河流上游，
杀尽了所有途遭阻截的支那人。

传说砂朥越河成了绿色的河，
河里流的不是水，而是污血。
败者最终退入洞穴，在里面被火薰死，
这样，那腐臭的名字，便从那时开始

战败之后沿岸遍野都是尸体，
可以被带走的人头早被带去，
余下的便由先父们拾了回来，
所以如今他们也悬挂在这里

……这一切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藏匿、探索和搏斗的事已成了过去，
今天的达雅和马来由和支那人

都是友人，
而我们只祈求着谷子和茄公（即玉米）
年年好收成。

2.

吴岸在他的论文里两次提及《石
龙门》，而他以石隆门为入诗的题材，
也是两次。无独有偶，看来诗人对石
隆门是情有独钟的。

《碧湖》（注4）是诗人继《石
龙门》之后，另一首以石隆门为题材
的诗篇，写于1990年2月，与后者的
创作年代，相距已近乎半个世纪了。

下列的是《碧湖》：

这历史的封面碧波荡漾
绿藻下鳞光闪闪
湖湄有人戏水
漫将白云弄乱

这历史不堪翻阅
涟漪下烟尘滚滚
枪炮声夹着呼喊
自湖底悠悠升起

金沙带血
溢自大地的伤口
汇成

万顷红涛……
你惊醒
于游人的笑声里
绿藻下鱼儿追逐
微风
把碧波抚得更绿



（1990年2月最后一次访碧湖）

(注) 位于砂朥越石隆门, 十九世纪末
华人开金矿所留下的人造湖, 风
景优美, 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1857年石隆门华工为反抗英国人
詹姆士·埠鲁克王朝统治, 揭竿
起义, 后被救平。

这首诗写得很短, 只有四节。在
这首诗中, 诗人的观点是放在这个十
九世纪石隆门华工开金矿留下的人造
湖上, 湖面是“碧波荡漾”, 象征着这
是“不堪翻阅”的“历史的封面”,
因为涟漪下有“金沙带血/……汇成/
万顷红涛……”, “枪炮声夹着呼喊/
自湖底悠悠升起”。全诗只有第二。
第三节写华工的悲惨生活、揭竿起义、
反抗暴政及斗争的失败, 但却写得含
蓄简纹, 写得非常潇洒。

“以小景传大景之神”(王夫之
《姜斋诗话》), 可说是《碧湖》构
思的艺术特色。诗人笔下的碧湖, 虽
是“小景”, 但却有诗人深厚的感情
蕴含其间, 通过“小景”的描绘, 便
烘托出“大景之神”了。

《碧湖》一诗, 可作为诗人艺术
创新——大胆省略——的成功标志:
诗中没有繁冗的场景描绘, 也没有直
露的词语, 只有第二、第三节形象化了的
诗句, 构筑成一个艺术氛围, 让读
者进行艺术联想、补充和创造, “强
烈地感到所省略的地方, 好象作者已
经写出来似的。”(美国作家海明威
语)

我把吴岸写给石隆门的两首诗进
行解读, 除了前述缘由之外, 还可以
从这里窥见诗人的创作发展的印迹:
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创新, 不重覆自
己。且在这复杂、艰苦的创作实践过
程中, 同步地发展了他的文艺观, 凝
成了他的最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 告
诉诘难者: “现实主义相信丰富的
生活同时赐予生动多采的艺术形式”,
“现实主义的诗”, “也强调技巧”
(吴岸:《趁暗流卷来的刹那——序
王涛诗集〈渔人的晚餐〉》)。

(本文是拙著《拉让惊涛——吴
岸及其作品研究》其中一章的一节,
可以单独成篇。——作者识) ❖

注1: 《诗的起步与跃进》, 收入吴岸
论文集《到生活中寻找缪斯》,
页32-40。

注2: 《诗人与社会》收入吴岸论文集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页22-30

注3: 《在峇勒里》收入吴岸诗集《盾
上的诗篇》(1988年新版), 页
61-65。

注4: 《碧湖》收入吴岸诗集《榴槿赋》,
页26-27。



他心中还有半首诗

——记冯世才的最后行脚



■ 驼铃

外国华文作家见过面的不少，但能长久维持联系的却不多。对于这种难得的文学之缘，我一直都很珍惜。去年11月间获悉印尼的冯世才君将到吉隆坡出席海南世界大会，便赶紧去信说好到时如何联络。

该大会在云顶举行，直到最后一天，各国代表才各自下山到吉隆坡的天后宫接受午餐招待，萧洋和我便在那里等候。可是开席的时间已到，却仍然不见冯君的踪影，急得萧洋奔上奔下，四处寻

找。结果总算被他找到，原来冯君已经在路口被伍良之接住了。

一走下天后宫，远远便见冯君一拐一拐地撑着腰板子移步，行动看来比我这个跛子还要困难。我曾在来信中得知，他因骨质增生而受苦。后来，又听说已经动了手术。因此，蛮以为他早已康复，然而眼前却是这模样儿，不禁心里嘀咕，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想帮他把那大包小包的行李，移到伍良之的车上，他却坚称没有问题，自己拿得动，倔强一如往昔。我暗地里高兴，那顽疾显然挫折不了他的志气。我催他上去接受招待，他却不假思索地说，另外找个地方，好好地谈谈吧。我们于是也就由识途老马伍良之带到15碑(BRICKFIELDS)吃饭去。

席间所谈，不外马印两地的文坛动态。在苏哈多铁腕统治的这最后十多年间，冯君都一直不避艰险地带领着文友，向外寻求振兴印华文学的助力。现在政治环境改变了，印华文学也出现了转机。写作人纷纷露脸，他们不但出版了《印华文友》期刊和许许多多的个人文集，更成立了“印华作家协会”，偏偏不见冯君扮演其应有的角色，我心里因此纳闷不已。

夜里，冯君和我投宿贵宾酒店。在整理行李时，他拿了一本新近由香港东瑞先生为他筹划出版的诗集《秋实》，送给我。虽然，他的诗作过去已经读过

了一些，但此刻还是喜不自禁，赶紧翻阅。

冯君在报馆的职务是翻译，但他的成就却是在于文学的创作，尤其是在短诗方面。他有敏锐的审美眼光，加上满腔的热情，一旦把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事物或景象化为诗行，读者不但感到真切，而且觉得韵味无穷。尤其是对爱情的诚挚与奉献之心、对乡思的深沉与凄美之感，更教人为之回肠荡气。大约五年前，为了让我国读者对冯君的才情有所认识，我就手头所有的资料，选了六首短诗，在作协出版的第一期《马华作家》上弄了个“冯世才小诗集”，并加上评语“设譬大胆，语言朴直”云云。此刻回想起来，这样儿的介绍，未免太随便了。就是现在的这一本《秋实》，虽说总计有180首之多，那也不过是冯君所作的三分之一左右，遗珠还是难免。

想到他的创作成就，想到他的不辞劳苦为印华文学奔走，忍不住，又搁下《秋实》，探询他疏离印华文坛的原委。但他不愿多说，只道有人诬蔑他想当领袖。他说他对于目前的“印华作协”的组织法，的确是有点意见的。后来，他又透露，有人曾经一边猛力按住他的肩膀，一边指斥他的不是。折磨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他忍无可忍，也一手把对方掳开了。这种文坛流氓我也见过，认为横上实在是倒霉的事。为了让那不愉快的印象，尽快从冯君的脑海淡去，我也就决计不加以寻根究底。

我于是转换话题，问他此来可有什么其他的活动计划。他说除了将出席下一个周末由“马华作协”主办的“微型小说研讨会”，也想利用这空当子，到北马尤其是檳城，略作游览。因为来了几次，足迹所到都局限在中南马。商量的结果，决定翌日即随我先到实兆远舍下小憩，然后才续程北上。

次晨，在15碑的饮食中心用过早点，两个跛子便又一拐一拐地到街头乘的士到富都车站去。

从吉隆坡乘公共汽车到实兆远，大约是4个小时的车程，我问他是否熬得住。他淡定地说：“算不了什么，我的老家在苏门答腊占碑，到巨港去也都是乘搭公共汽车的。”

上车后，他继续告诉我：有一次，车在半途中坏了。时已黄昏，而且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大家都以为这一夜得捱饿了。不料，后来竟在椰林中找到一家愿意为他们提供晚餐的老乡。当然，让他们佐饭的东西，只是从沟渠里找来的薤菜和几条小鱼，不过那几条鱼儿倒烤得蛮香的。我以为他会接着说，结果被敲竹杠了。然而，他说那老乡很厚道，几乎不敢要什么钱。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每当有人谈起印尼的种族暴乱时，他总是为印尼人民辩护，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暴乱都是当政者为了转移人民斗争的矛头，背地里策动的。他说他始终认为印尼是个可爱的地方。

后来，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此刻都记不起了。连日的奔波，大概也有些累了，车行不久，他便开始打瞌睡。我决计让他好好地休息，因此直到车子进了实兆远市区，才叫醒他。

傍晚，通过电话，我邀请了一介、朵拉、紫梦羚、郑可达等文友到来相见谈叙，并在小舍隔邻的“新天厨酒家”设了个简单的饭局，因为大家都是《清流》的作者，难得有此一聚。不过，我并没忘记，冯君此来的目的是观光。第二天，一早便带他到邦咯岛去，因为我想让他看一看排名世界第二的海滩到底有多美。虽然，在我的眼里，它还比不上印尼的峇厘。

在邦咯，我们得到青年诗人王涛的殷勤招待。我们先是参观他的鱼寮。冯君很高兴，他说过去在印尼，他虽然也看过人家捕鱼，却没有想到，现在的捕鱼工作，已经进步到用起电脑科技来了。午饭后，诗人又召来一部旅游车，并充当导游，带领我们环岛观光。当我们被引导攀登一座建在岩头上的庵堂时，我心里不禁嘀咕：这会合适么？冯君可是笃信基督教的呵。不料，当他居高临下地观望着那点点绿岛的海湾时，却也神情怡然地赞道：“这环境的确幽雅！”我因而也就释然于怀了。

第三天下午，在联络好住在大山脚的“马华作协”副主席陈政欣先生后，冯君也就单枪匹马北上檳城了。傍晚，他终于依约来电告诉我：他已经在北海

车站见到了陈先生。后来，在离马飞新之际，也从雪邦机场来电辞行。冯君虽然步履维艰，但精神奕奕。我不但相信他能顺利回返椰城，而且认为在他的坚持下，腿疾终必痊愈。

然而，今早新加坡秦林却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冯君不幸在报馆里被人打死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的疑惑使秦林不得不加强语气：“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乱讲？他的的确确去了啊！”我心里难平，便拨电冯君府上。冯太海伦惠珠带着哽咽的喉音告诉我：凶手是报馆翻译组同事林瑞典。馆方总管曾经问她要不要提赔偿的索求，但她认为这于事无补，难道他们能赔得回世才的命？我心里想：不错，他们可知道这对世界华文文学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他们也赔得起？

我实在想不到，人类精神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连虫豸猛兽都要保护的今天，居然还有随意杀人的人，真是不可理喻。何况此君还是厕身文化机构的文化人，这如何能不教人痛心疾首？

爱诗和惜才的朋友们，且让我举出几首冯君的短诗，给大家读一读，看看他的被害，是不是我华文文学界的损失。

(一) 给 C

你的心

像饱满的莲房

我只是

莲子其中的一颗

你的爱

像一片荷叶

我只是

一颗滴溜溜的水珠

(二) 囚徒

信 已经寄出

我像一名囚徒

等待你的判决

在狱中踟蹰

信 已经寄出

我真后悔作茧自缚

乞求你的爱情

也许要自取其辱

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

我曾经比帝王更骄傲

我无求于人

却在你裙下拜倒

让地球停住！

把那封信取出！

假设这一切还没有发生

我还是当我的狂徒

为爱情粉身碎骨

一个伟大的未知数

有什么办法？

信 已经寄出



(三) 风筝

遥想故乡晴朗的天空

醉人的薰风

小河蜿蜒的田野

我童年的梦

如今 我是电杆上受伤的风筝

风一过 痉挛地抽痛

(四) 犁过的心

我的心是犁过的土地

被利刃翻割成丑陋的

你温柔的手散播种子

充满爱的种子呵

愿上帝佑它生长

当田野翻滚麦浪

另一个季节飘来稻香

没有撕裂的痛苦

流泪播种的怎收割欢呼？

(五) 我心中还有半首诗

我心中还有半首诗

下半段还不知是什么样子

日子曾经嫩叶般翠绿

被烤焦了 烧得卷起

我生命中最长最长的旱季

我等待久旱之后第一阵雨

那深深地扎在泥土的根啊

你和我一样 在等待一个消息

2000年1月25日夜记 ❖

阮痴石校长轶事



□一介

马峇先生在《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一书中这样介绍阮痴石：

“二十年代末期马华写作人兼编者，笔名天愁生等。福建诏安人。战前曾任檳城钟灵中学教职和《光华日报》主笔。1927、28年主编《光华日报·帆声》副刊，在这个园地发表不少旧诗词、小说、论文和散文等，是最活跃的作者。战后下落不明。”

五十年代初期，我恰巧在阮痴石先生掌舵的学校念书，因此可以补充马峇先生的“战后下落不明”之说。

年龄该是超过六十一——或许实际上没有那么老，却总予人“老”的感觉。中等以上的身材，不苟言笑，带着福建乡音的华语，肤色颇黑，睡眼惺忪；长年穿的是白衣白裤，却不光鲜笔挺，而是皱折泛黄。这便是阮校长给人的印象啦。

邦咯岛华联小学是由当地三间小学，经过两度合并组成，一九五一年是新校史的开始。合并后首任校长是沈庆和先生。后来我阅读教总前任主席黄润岳先生的自传与和丰兴中中学校史，才知道沈先生原本担任兴中中小学校长，任期是一九五零年上半年，下半年则由原在芙蓉中华中学执教的黄润岳先生继任。两人都只服务半年，

那是由于我国实施紧急状态后，和丰局势动乱。

沈庆和校长在邦咯岛的时间并不长，在一九五二年中或年底，便转赴北婆罗洲（沙巴）执教，据闻他的家族是该处的望族。

继承其空缺的便是阮痴石校长。

当年，他用的是繁体“痴”——病字旁儿里面加个“疑”字，学生及家长很少人认得这个字，讲到校长姓名，只会说“元什么石”。多年后，才知道“阮”的正确读音是“软”，在福建话和台湾话中，意思是“我”，那么，“阮痴石”可解释作“我是痴石”，这姓名充满旧文人氣息！

他看来是孤家寡人一名，妻子儿女可能在中国原籍，这种情形在老一辈人中倒是不少。

当年，华联小学总校是在大丸，校长在课余全流连在距离学校不远的“日日升茶室”，埋头研究“甲骨文”。

街场上流传着这样那样关于校长的趣闻，琼州公会前任理事卢鸿柱先生最爱讲起“捏裸校长”趣事，由于有伤厚道，在此不复述啦。

阮校长的姓名虽然难念，却有一个通俗的外号：“盘扁”，真是无人不知！

它的起源，是由于校长在代课时讲的一个故事，我想：应该不止在一班讲，所以才会“不胫而走”。

中国古代，有一位皇帝为公主招驸马，由公主本身当主考人。一个贫穷又识字不多的年轻人，贸然去应征，鬼使神差的答对了公主的问题。经过一些时日的接近，公主知道了未来驸马爷的底细。因为公主对他起了好感，便为他“恶性补习”，以便能通过皇帝的最后面试。那位年轻人对于好些问题的答案，都能牢记心头，偏偏“开天辟地的人是谁”却总是记不起。在面试的前一天，公主想出一个妙法：用陶土捏了一个盘和一个鼓，叫他暗藏在裤袋内，如果忘了这题的答案，

摸摸袋子里的盘和鼓，便会记起来了。见到皇帝时，那位仁兄果然每一题都答得正确，偏偏皇帝问起“开天辟地的人是谁”却忘了答案，于是把手伸入袋内去摸，盘仍完好，另一个扁扁的东西是甚么啊？他思索了一阵，硬着头皮答道：“盘扁。”皇帝反而被逗乐了，笑道：“是盘古，不是盘扁。”这题算答对一半，让他过关啦！

原来袋中陶土捏的鼓，当年轻人在某处坐下时，被挤压得变成一团扁扁的东西，真是“不知所谓”了！校长讲了这个故事，赢得“盘扁”的绰号，真是始料不及啊！

阮校长早年和文学界大有渊源，但在邦咯岛期间，似乎没有推动过文艺活动，当然与学生年龄太小有关。一九五五年，我们读六年级时，无意中在学校图书馆内，发现两三册手抄本《晨曦》，收录了三四年前高年级学生的文章，极可能当时有个《晨曦壁报》，后来把挑选出来的佳作合订成册。可是，脑海中全无一点壁

报的印象啦！那个“曦”字，我们更不认识，有人读作“晨义”（曦字右边颇像繁体的“义”字），有人干脆说成“晨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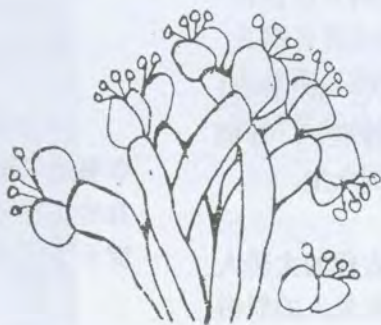
我个人和阮校长倒有过一次“亲密接触”：一九五三年初，我原在大丸总校读四年级，由于班上人数超额，必须选出五个人转去吉灵丸分校。经过一番挑选，我也在“转校”之列，然后由校长亲自出马，押着我们五个小毛头，“起解”到分校。当年无汽车可坐，两地之间的斜坡和山冈还未被铲平，分校又远在现今的福建公会旁边，距离约有一英里，小毛头只当做去“远足”，可难为了老校长，走得气喘嘘嘘、汗流浹背！

阮校长在邦咯岛只服务到一九五三年底，继任的是张继清校长。张校长大刀阔斧整顿校风发动筹款运动，准备在邦咯后建筑新校舍。几年后巍峨堂皇的新校舍落成，读书风气甚盛。张校长直至一九六三年底荣休才离开孤岛。

五十年代中期，红土

坎天定中学创办，据闻阮校长曾在那儿当普通教师，教导华文。此事确否待查。想起来有一丝凄怆：偌大年纪的人了，理应息影家园、含饴弄孙啦，却被生活驱策，要靠“舌耕”过活！

马华写作人中，萧洋兄与林景汉兄（现任韩新传播学院院长）和我同时在华联小学念书，该还记得阮校长的轶事吧！ ❖



蜂萦腕底探幽香

□叔权



有人问我：“西施美吗？”

我答：“当然美！”

又问：“杨贵妃美吗？”

再答：“当然也很美！”

这两位很美很美的美人，我当然没能见着，可在画家及文人的笔下，却倒也得知她们丰仪绝世，倾倒众生。

我之所以提起这两位古代的大美人，是因为我又看到了这两位大美人的脱俗仪容了。

——那是两幅画，画的可不是人物仕女图，却是大画家郑少如所写的两帧水彩花卉：一幅是兰花跳舞女郎；另一幅是牡丹图。

我常爱把这两幅画比作古代的两位大美人，因为那兰花画来秀丽得一似西施般娇俏，而那牡丹却雍雅得有如玉环的美艳。

那一丛丛的跳舞女郎，层层叠叠，百叶千花，招展迎风，仿佛在画笺上轻盈起舞，婀娜多姿，难得的是画面繁而不乱，艳而不俗，自有一股淡妆西子般的超凡气质。

那一簇簇郁金雕玉般的牡丹，在绿叶扶持中，透出一股雍雅的风华，仿似一位刚洗过凝脂的大家闺秀，是这么地无限娇羞，而又那么地矜持庄重，凝香俏立，使整个画面透现出一份贵妃般雍容的诱人神韵。

我忍不住把它们谱进了诗篇：

粉薄红轻香暗透 郑郎腕底自风流
含情西子妆犹浅 沐浴杨妃艳复羞

还有谁比郑少如更适合写花卉呢？

——郑少如是典型的唯美派画家，事事追求至美，这种人最适合写美人化身的花卉子；於是郑少如在他的画笺上绽开了无比美丽脱俗的满园春色。

还有谁比郑少如写花卉写得更出色呢？

——郑少如毕业於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科班出身，国画、西洋画兼容并蓄，挥洒自如，在他的水彩花卉中，除了表现出剔透流动的西洋画法，也溶进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因此郑少如的水彩花卉兼工带意，既有西洋画的形似，亦充分透露出水墨画特有的飘逸神韵，使整个画面犹似一位美艳的新娘，加盖了一方薄薄的面纱，使人看起来有一份真切而又朦胧的感受。我曾有赞诗一首赠给他：

艺苑写兰千百派 兼工带意任挥舒
中西笔法相融汇 今古唯推郑少如

少如写花卉，不但写出了花儿的生动神态，甚至使人仿佛也嗅着了花朵的芬芳气味。对此我曾为他作过这样的描述：

挥洒兰花笺上舞 蜂紫腕底探幽香



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到洛阳赏牡丹，少如欲请当地一位金石篆刻家刻一方闲章，一时间想不到要刻什么字句，於是询及我们，内子玉梅即时脱口而出：

“刻《腕底留香》四个字吧。”我们一致称善，可见少如的画是如何生动传神，可谓活色生香，众所知闻，早就被大家肯定及认同了。

郑少如，字南人，号逍遥斋，是一位风流倜傥，不屑计较名利，喜欢过无拘无束生活的人。与他相交卅余载，到近年来我们每天总风雨不改，在舍下《敲梦轩》园中烹茶倾偈，畅论诗画，看着篱畔风移竹影，看着黄雀追捕鸣蝉，於是我们写画题诗，不知天之欲暮，对着满园绿韵，少如就会把我们诗情画意的悠闲生活谱入画中，我也就在画上题诗：

轩西闲茗乐何之 不觉悠然竹影移
伴读伴吟同砚席 少如写画我题诗

诗兴一来，往往情难自己，接着我们又会继续推敲，悠悠地吟哦起来：

日有南人伴案前 红泥小火渡余年
且随青荀耘春雨 复看黄鹂逐夏蝉
入梦难忘敲险韵 争名未敢奋先鞭
问余世变沧桑後 志节还观茂叔莲

少如虽然性属不羁，但却饶有任侠襟怀，十足性情中人。一九九七年杪，当怡保山城诗社拟举办“全球汉诗研讨会”而又缺乏经费时，大家征求少如协助筹款。好个郑少如，他竟一口允承，答应捐出画作举行个人义展，筹款承担大会全部经费。他的作品一经展出，卖了个“满堂红”，数万元的款项就全部交了给怡保山城诗社，“全球汉诗研讨会”於是得以成功举办。这份侠义襟怀，至今仍为诗坛津津乐道。现在且让我录下一首小诗，作为本文之结：

春藏腕底若花神
惜我空囊嗟负负
曾因举世盟诗会
侠义襟怀人共赏

朝夕丹青洒染频
知君有术写真真
独效长孺献俸缙
书生一介脱红尘

❖



● 作者叔权与郑少如画家伉俪于去年同游中国时摄。

烟

，雾



□郭金灯

华灯初上，在河畔举行的一年一度嘉年华会开幕典礼，於霏霏细雨中开始隆重的如期进行了。

老天虽不作美，然而人潮却如过江之鲫，自四方八面陆续涌来

会庆现场张灯挂彩，锣鼓喧天，热闹极了。一个个精彩的节目陆续上场，各族的观众争先恐后引颈观睹。

他，嵌在人潮中，不停的在人群中穿梭着。一双眼不停地环顾人群，在寻寻觅觅他内心深处渴望想见的人。精彩的节目一一上演，他却无心去观赏，他内心深处只希望人群中会有她出现。

一次又一次，惊鸿一瞥，他仿佛看到她熟悉的情影就在不远处，令他满心欢喜禁不住想高呼她的名字。可是，趋前时，满怀的期盼，却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惆怅。

半小时，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在寻寻觅觅中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出现。他渐渐感觉身心疲累又晕眩，只好悄悄走到一个灯光黝暗的河堤边歇息，默默面对着漆黑的河发呆、发愁。

轰！轰！轰！

不远的那端上空开始放起了色彩缤纷的烟花。巨型的星型花团，一朵接一朵地在黑色的夜空中绽放、扩大，然后缓缓坠落。一幅又一幅绝美的图案，在人们的喝彩声中——在夜空展现。

原以为有机会与她共赏此美景、共度良宵，可是事与愿违，不见她来。

她会来吗？

他心里一再反覆这个问题……

X X X

拨了好多次的电话，终于联络到她了。

他满怀期盼告诉她，明天傍晚他家河畔举行隆重的嘉年华会开幕典礼，有多姿多彩的节目呈献，希望她来。

“看看啦，可能会到。”在远方的那端，她轻笑着。

“明天如果你来，记得在来之前，给我个电话呵。”

“哦，……。”

轻轻放下电话。书房墙角的收音机，悠悠飘来女歌手蔡琴动人的旋律——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
那感觉如此神秘，
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
而你并不露痕迹，
虽然不言不语，教人难忘记。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
……”

想起曾经有几次与她欢聚的情景，此刻，她的影子不停在他脑海摇曳，满天的怀念低回。

走出屋外，夜空星光灿烂。他仰望
着无垠的星空心中浮现着一个期望——
明晚这个时候，河畔举行的嘉年华会开
幕典礼，有燃放七彩缤纷的烟花，能够
与她共赏那美景，可是人生一大乐事呵
！

於是翌日他就一直守着电话，等待
她的消息。

上午过了，难挨的闷热下午也过了，
面对着桌上许多待办的文件，他根本就
不想做些什么。他无所事事，眼巴巴看
着时间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小时过
去……

哦，黄昏近了，她怎么还没打电话
来呢？他拿起电话拨她家号码，电话通
了，响了好久，始终没人来接听。

唔，也许她已经动身下来，在半途
了吧。想起过去曾多次约她共聚，她也
总是喜欢说着可能会到，结果有几次神
秘的出现了。这回，他猜想她或许又再

玩这种游戏吧！

X

X

X

会庆的节目，随着燃放七彩缤纷的烟花而宣告落幕。熄灭了的烟花都化成一阵白烟，向河面上飘散而去。

曲终人散，河滨变得冷冷清清。

此时此刻。他忽然想到这些日子来，他与她之间是经常在玩着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在这场游戏中，她潇洒得忽明忽暗地躲躲藏藏着。

为她，他始终是愿做任何事的。他发觉自己已不由自主，痴傻却又认真地在 she 所设的这个游戏中驰骋寻觅着。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不能解释的。也许，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做一种在一般人眼中认为那是非常傻，而他个人却认为那是最美的一件事吧。

可是，原先是喜滋滋，驰骋渐疲累，此刻，已是心戚戚矣。而她，究竟是躲藏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是不是在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笑看着他在演着这痴傻、滑稽而又窘态百出的独脚戏？

他是应该退出这场令人困惑，令人恼，令人累的游戏，还是继续勇敢地留下来？

阵阵冷风袭来，雨，纷飞的细雨又下了。

点点滴滴的雨落在漆黑的河面，也落在他脆弱的心田。

而雾，迷朦的雾，什么时候已自四方八面聚拢来了。

他的眼前尽是一片朦胧…… ❖



春眠觉晓



□心水(澳洲)

啁啁吱吱、啾啾喳喳、啁啾吱喳……

鸟声揉着微曦透过玻璃窗醒我春眠，六时未到天已放亮，众鸟相邀岂能失约？启门凉风扑面，空气中有郁馥花香，一股清甜浸入肺腑，深深呼吸身心俱爽，神魂利乐。

足球场绿草青葱，数不尽的海鸥悠然睥睨，飞跃跳腾争相夺食；想不通草地有何食物？这群海鸥要赶十多公里路程莅此，白影点缀绿草上，动静相衬一片宁祥。

铁网间隔竟是阴阳界，网外是闹市附近的古坟墓园，残碑断碣内居寓着近百幽灵。他们的子孙星散迁徙，再无暇前来祭吊献花，凄凉寂寞的唯有祈望球赛，让网内观众掌声平添热闹。漫步注目耳际犹若传来声声招呼，人鬼殊途却也相安无事。

步出球场，长街寂寂，迎我的是起落鸣唱的鸟音。偶然也瞧见从枝丫上横飞掠过的雀儿，它们无视於我的存在，腾跃忙乱；是求偶觅食欢唱或斗嘴，也只有鸟们才知晓。

埃及神庙希腊东正教堂的钟声仍沉睡，图书馆大门紧关，数万典册的今古作家们自个儿窃窃私语，兴奋地期待读者借阅容其倾诉心事。里边架上有我几本著作，那些方块字不知如何和他们沟通？若书魂有知盼能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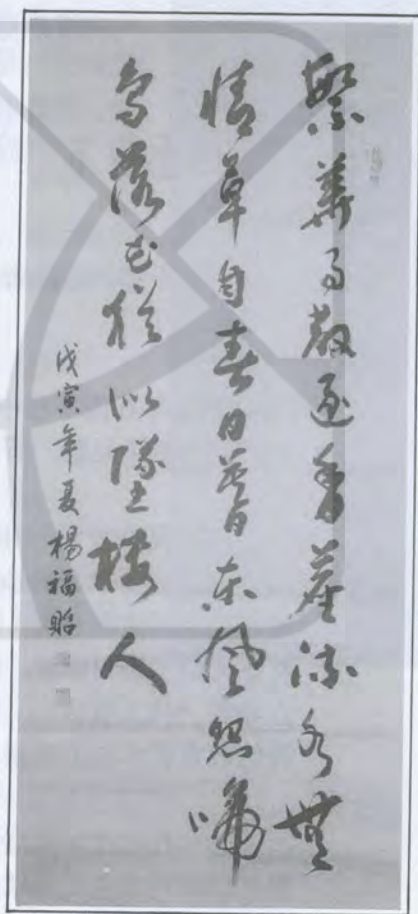
单门独户的住屋庭前必有花草，仲春时节是花仙展颜。怒放的群芳以杜鹃最惹目，累累成球，一树几百朵仿佛要照亮你的眼睛。野菊、水仙、甘针、玫瑰、玉兰和夜来香虽也笑姿婀娜，却被杜鹃的豪放衬得相对黯然。只有天堂鸟孤高振翅，不肖与群花争艳。幽香微送，浓淡醉人，悦目赏心，真恨不得闯入围

墙去敲门，叫醒拥衾搂枕的人快快出来，抓把美丽的春色共享。

各户围栏有高有低，有木栅、铁枝、土墙，却不见以花以树围绕。想起德国二弟定居的小镇，许多平房是用杜鹃栽或花墙，花季时，那份至美仿如仙乡。德国人爱花惜花之情，看来是比澳洲人更痴迷。

街巷小弄漫步，过天桥越铁轨，徘徊踟躕，吸收清新甘香的空气；观赏七彩花颜，聆听群鸟议论，与墓园幽魂说早安，踏嫩草吻春风，陪海鸥逐朝阳。前后果十分钟约走五千步，返抵家门恰恰才七时正。

一年之计在於春，一日之计在於晨，早起个把时辰，沐浴进春天的时光内，吐纳天地精华，神清气爽，心平灵祥，细胞血管六根皆盈溢春意。用过早点后躲进书斋，展纸握笔，盈耳又是片片涌俾窗内的鸟音。无限春意就泻溢稿绵，随手抓把春色涂染；春眠觉晓，才能有我这份与春同在的好福气呢！ ❖



▲ 新山 杨貽福书
(杜牧诗：金谷园)

与学子一起成长

——我的教学生涯

□王枝木



不知不觉已经在杏坛上浪荡了27年。虽然两袖清风，但我的生活很充实。

1972年在南华独中初挥教鞭，由于食古不化，死抱教条不放，缺乏实际教学经验，所以战绩差强人意，无所建树。

1974年在首都旧书摊以1零吉30仙购买了一本美国哈佛学者Betty Kelen所撰写的Confucius（孔子），阅毕茅塞顿开。原来中学时期已故穆道桦老师（回教徒）所宣教过的《论语》尤其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时而教的教育主张并不是无的放矢、标新立异的“伟大空话”，而是孔子半生教学的经验总结。从此之后，我的教育哲学与方法跟着“复古”了，古为今用其乐无穷。

70年代初至80代后期，我的主要教学任务是教国语。我不再以教考试材料为主而是鼓励学生多阅读马来文杂志与报章，并根据各班的学习进度而自编教材，学生学的轻轻松松，老师也没面对太大的压力，双方满意，亦师亦友，快乐无比。孔孟的仁义诚信，时常被我穿插在教材中加以宏扬，学生洗耳恭听，没发怨言，我就更诲人不倦了。

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最后一年,前后12年,由于华文师资严重缺乏,在“南大精神”之鞭策下,我自动请缨教华文。一些同事讽刺我 jatuh standard,主修科不教,“意气用事”去教选修科,“自甘坠落,咎由自取”。

想起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金玉良言,又念及自己是个学位不受承认,只有学术价值受承认的南大毕业生,我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要把华文教好。学校当局委任我出任华文学会顾问,投我所好,正合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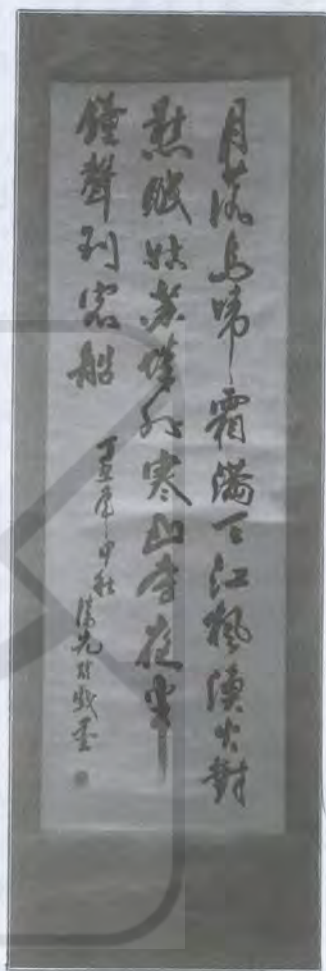
6年前,我在崇华国中开办写作班,时间与课程内容 by 学生拟定,我则从旁协助寻找资料,以“脑激荡”激励方式,与同学们讨论,共同改稿,定稿。此种创意活动,同学们非常喜欢,并不怕征文比赛的挑战,既使公开组亦全力以赴,不少马华作家送书,半卖半送再加上我的藏书,学生不乏参考范文与佳作,所以乐此不疲,也是自然的现象了

!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同学们创意盎然,至本年9月9日已为我崇华争取了国内外(公开组与学生组)各文类征文比赛138项奖。这无疑印证了现代孔夫子魏书生的至理名言:教学民主化学生愿学,教学科学化学生会学。

教书让我有边教边学,教学相长的机会,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使我能与时俱进,勇往直前。

毋庸置疑,教书是我的最爱,因它是我的事业。

关丹 潘先煌书
(张继诗:枫桥夜泊)



当地球人期待着千禧年的到来时，偏偏出现一些天灾人祸。这些波浪似的难题不断冲击着人类的脑筋，生命与健康随时都会亮红灯。近年来，生活节奏紧张的城市人在面对层层压力的网罗下，似乎悟出了“健康最重要”的道理。跑步与爬山已成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经营身体健康的方法。

最近，我在朋友的多次鼓动下，终于加入了他们的“爬山行列”。我想，趁还有机会看到蓝天时，去呼吸一下大自然一角尚未污染遭透的空气，也是挺恰当的。

那天下午，我再次跨出早已懒散、笨重的脚步。当车子来到山脚下时，许多比我们捷足先登的征服者已陆续下山了。然而，与我们一块全副武装准备和山来个作战的人，还不甘落后地抵达呢。

由于我是首次登高，所以朋友领我走柏油路。他说山路难行，怕我像他一位体质较弱的朋友，爬至半山便晕倒，结果打退堂鼓了。这话挺有道理，小挑战过关了再扛大挑战，这样才能增添人的信心。他也对一位六岁的小朋友说：“一步一步慢慢来，一定能成功！”语毕，那位女孩胆怯地走了几步，接着兴奋、健步如飞地跑起来了。

在人生路上，倘若不能一步登天的话，只好放慢脚步或暂时歇脚再继续冲刺。虽然被强人抛在后头，但多花一些时间与努力，还不是同样到达顶峰？成功与否，全靠我们的恒心。

初时我还以为爬山者多为青年或中年人，没想到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不少老人和小孩呢！我问一个老婆婆：“您不吃力吧？”她说：“惯了，没问题。”说时，一个小女孩擦身而过，只见她像走天桥的模特儿般在平地上表演“猫步”，神态自如，悠哉闲哉地踏步而上。这些对她们而言是驾轻就熟的事了。

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一点一滴地磨练自己，日后不管山有多陡，路有多滑，都能应付自如：无论遇到的问题有多苦多难，都能轻易地迎刃而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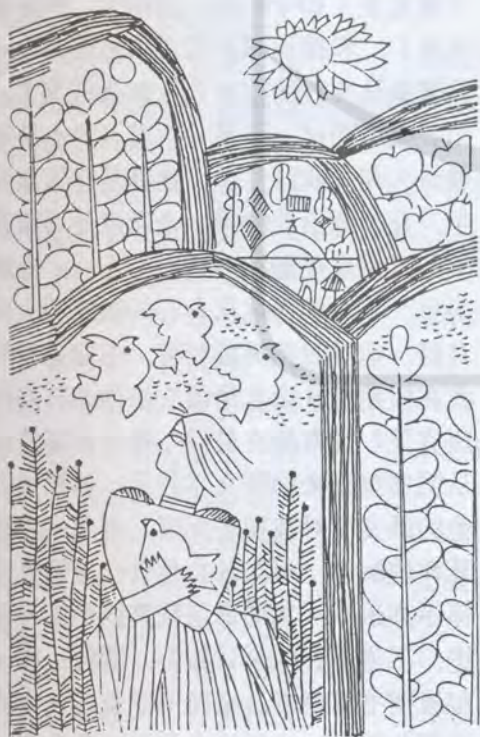
在自然清凉的风儿吹送下，在阵阵虫鸣溪潺的伴奏下，我们一伙人终于在山顶上竖立起胜利的旗杆。拨开脸上的汗帘，只见山城在阴霾中若隐若现地展露她美丽的另一面。地上的人儿呢？竟渺小得看不见了！其实，换个角度看人生，才发现每个人都一样，无须自大与自卑。而人们肩上扛的那一丁点苦难，还有什么不能解决？

当我们对着大地大声呼喊时，心里的烦闷仿佛向它倾诉，胸怀顿时开阔了。我总觉得别让郁闷憋在心头，以免积悒成疾。除了山谷绿林草原大海，亲人知己也乐于不疲地聆听我们的衷曲，只要愿意倾吐。任何难题都有解决的方法，不用逼自己走进死胡同。

下山时，我们走捷径，那是一条由人走出来的山路，当然坡度大，难度更高。虽然下山比上山轻松，但也得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失去重心而摔倒。

人间有太多怨祸，偶尔不食人间烟火，与大自然交接一会也不错的。毕竟我们难逃现实的牙爪，只要乐观、积极、珍惜生命、爱护地球，就能使自己活得更美好，地球亦永远健康地转动下去。

回头遥望那即将被夜魔吞噬的挺拔轮廓，心里呼唤：青山啊，只要你还在，我随时都会来看你的！ ❖



我没丢失东西



□秦林(新加坡)

回华中去！

寒川一个电话，我跃跃欲试，立刻
洄回40年前的岁月河流。毋须斟酌也觉得曾蹲伏在那儿6年学习和生活，足以
形成我一生性格的特点和对人生道路
的选择。

不算豪华的课室和设备，却有最壮
阔的排阵，从左边的课室延伸到大礼堂
以及图书馆，科学馆，体育场等。一字
排开，阵容壮观，使人惊心动魄。大礼
堂前比一个足球场还庞大的草地，当年
休息铃声一响，就偕同三两好友冲下来
捕捉蝴蝶。那时确实不知道庄子先生就
是她们的主人，只觉得羽翼斑驳，不放
在掌心里仔细欣赏一番实不过瘾，美的
欣赏能力于是乎萌芽焉。其时，草场上
还没有置放一座巍然的铜像，让人瞻仰，
让人高山仰止，但对母校的赫赫声名，
且名列黑名单榜首略有耳闻，不知这是
否与铜像的人物有所牵连挂勾？不过传
统教育教人要饮水思源，既是创始人，

雕塑他的形象于莘莘学子前也有承先后
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老师们也多是饱学之士。且不言郑
子瑜先生（如今已是一位博士，享誉海
内外），和擅长画猴的大画家陈文希，
饮誉新马文坛的苗秀先生却执教英文，
与我擦肩而过。但另一位著名的小说家
兼诗人却被我盯住了，他就是丘絮絮先
生。丘老师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不苟言
笑，可后来逐渐发现他表里不一，幽默
得很，有时幽得你从会心的微笑到人仰
马翻。他对我倒另眼相看，不知是否与
我在假期里乱涂几篇散文给他老打发时
间有关？我常躲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偷阅
从图书馆借来的新文学作品，他照样讲
他的课文，对我视若无睹，而我只用双
耳和他配合，双眼却在他管辖范围外读
得不亦乐乎。我的母语程度因而突飞猛
进，不得不让他刮目相待。顺便一提，
母校图书馆藏书是全国中学首屈一指的，
在那儿浸淫一生恐怕也只能读到沧海一
粟而已。丘老师的功力高明倒不在他有

现代寓言4则

满腹墨水，文章写得潇洒（若仅如此则太小看他了），而在他偷偷地播种爱的种子在你的心田上而你一点也不察觉。从此，我一生热爱自己的文化而不悔，觉得天底下最快乐之事不是和女朋友煲电话，而是能自由自在地驾驭自己的母语。

有一位文学与艺术大师终于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瑞献兄头上的光环令人目眩，也令有心者感染红眼症。可我华中从此更增添七彩缤纷的魅力。他一再说做人最重要，这不但是至理名言，也是深刻的禅理。华中人才辈出，他们不但有杰出表现，且是谦谦君子，这难道不是中华文化熏陶的结果吗？

有鸟语，有花香，有朗朗的读书声，更有颗颗关心社会人群的爱心，时时使人感到母校的温馨。时光回流40年，搔首不胜簪，白发时时伺机突击，我仍不觉得丢失了什么东西。如果有人丢失了东西，让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丢失了你的母语，我可以帮你寻回！ ❖



□年红

● 鼠鹿远离了虎王

“报告大王，老鼠偷吃了米仓的十几包米。”小白兔气喘着对虎王说。

“知道了。”虎王头也不抬，把手一挥，示意小白兔离去。

“报告大王，猫偷吃了养鱼塘里的许多鱼。”小灰狗气喘着对虎王说。

“知道了。”虎王头也不抬，把手一挥，示意小灰狗离去。

站在虎王身边的鼠鹿觉得奇怪，便问：“大王，老鼠偷米，猫偷鱼，是该捉拿归案，面对审讯的呀！”

虎王听了，生气地吼了一声，对鼠鹿说：“难道你不知道老鼠和猫都是我的朋友吗？老鼠四处打听消息，向我报告；猫是我的远亲戚。这些，你必须明白呀！”

“我是明白了。”鼠鹿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远离了虎王。

● 只会摆尾的小犬

家犬得了个小宝宝，非常高兴。当小犬会跑动时，它便教导小犬求存的方法。

“人类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记得要对他们摆尾！”

小犬学会了摆尾，见了主人就不停地摆尾，主人赏了它一块骨头。

小犬学会了摆尾，见了到访的客人就不停地摆尾。客人赞它有礼貌，主人又赏了它一块骨头。

于是，小犬觉得求存的方法实在太简单了。

它跑上街头，见到射杀野狗的枪手，便对他不停地摆尾。

“碰！”它竟被枪手射杀了……

● 狐狸的妙策

狐狸想当“森林之王”。

它把所有的财宝都展示出来，然后

对众兽说：

“如果你们支持我，推选我成为兽王，我就把这些财宝均分给你们！”

众兽听了，十分高兴，一致推选狐狸成为“森林之王”。

狐狸当了“森林之王”，立刻把财宝分给众兽。同时，它也以兽王的身份宣布说：

“森林里的野兽，必须各献一样宝物给我，作为贺礼。听着，这也是命令，违者重判！”

结果，狐狸的财宝堆积如山……

● 猴族常胜的窍门儿

森林举行大选了。

猴王召集了所有的猴子，对它们说：“猴族常胜的窍门儿就是：大选时，选民是咱们的父亲，跪拜求助，无法避免；选举后，咱们成了森林的主宰，到时，咱们便是选民的父亲，让它们跪拜求助……明白吗？”

猴子们都高呼：“明白了！” ❖



用马来西亚的

天气来说想你



■ 琼琼

人在泰北美斯乐，那是一个雨季，我该用怎样的方式测量思念的距离？里数太抽象了，还是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

还有时差，正因天空的遥远而产生了时间的差距，而时差的递增又提醒了空间距离的延长。为了想记住你在大马的一切，我没有把手上的表拨动，我依然用马来西亚的心情来说想你。若是双方的思念，在这两者循环不息的牵扯中，会不会变成两条无法相交的平行线。

当我在美斯乐，你却在K城时，我刻意追索故乡的天气报告；虽然我不可能留在你的身边一起欢庆生日，分享著阳光普照下的好心情或无限喜悦……。虽然我是一个旅人，但我依然追索远方的气象报告，腕表上有相同的时间，互相印证两个世界里的活动。

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空间，断然的两个世界，却让我想了远在他乡的你。如果旅行是一个经验、一段记忆，当然也包括了我对家乡的思念，因为人终於会被途中的寂寞与乡愁击倒。在人生开始时，曾迫不及待要去生命另一处地方，另一个景观，像一本书的名字：Life is Elsewhere（《生命的他方》），却在飞扬、飘零和流浪之后，又想回到原先来自的地方，切切渴望要回去。那儿有我至亲的家人、朋友，还有马来西亚的天气。

泰北的雨终於停了，暖阳将河水照

耀得如茶水般澄静。於是，旅人收起一把雨伞，循著悠然的美斯乐茶香，迎面走来，任由脚下溅起的水花交织成思念，让生活成为一首诗。尤其当我站在诗一般的美斯乐土地上，遥望远方的故乡与亲友，更叫我赶紧拼贴散落的灵魂碎片回到你的怀抱，与现实世界连接。

惧怕的不是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而是冷暖的人际关系，公式的笑容，以及那疲丑的城镇。每次旅途终结之后，我有好一阵子或一段很长的时间处於销溶的茫然状态。我的灵魂碎片不知遗落在美斯乐，还是在忙与盲的人群之中。

我真的很想把旅途中的故事全部告诉你。再用马来西亚的天气和一壶美斯乐青青茶，与你天南地北一番。看我是否能够用动人的旅途故事邀你一起上路。好让我在漫漫的路途中有你相伴，从容地认识这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 ❖

荒郊古庙



□雨川

我来到了吉南最后的山区，再过去便是毗叻州的吉辇大平原。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吉南最后的山区，还是孕育过我童年的地方。多少个夜晚，我都可以在风吹橡林雨打芭蕉的声涛中酣然入睡。直到天亮时红红的太阳爬上了窗棂，才被絮聒的小鸟叫醒，那已是第二天的早上了。在我这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橡林里的屋子一间无存，包括我在里面酝酿几许童年美梦的陶窑。这次经过，我只能看到，那间古庙，仍在橡林包围中。它不知何时被髹上新漆，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不觉停下车来。

计算一下时间，从我童年到现在，时间的巨轮，已经辗过了半个世纪。而这间古庙，在五十年前，就矗立在这片橡林中了。至今犹在，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这不知是靠着神威显赫，或者是人的虔诚？荒郊野外，有神庙处就有香火，绵绵不断。

我走进神庙。建筑的规格还是和以前的一样。庙前有一亭，亭中两旁各放一排长椅，供人坐息。正殿中央供奉大

伯公，左边是拿督公，右边是财神爷。普普通通，但很适合一般小市民的口味。人在世间，求的是平安和财富。而这三尊神祇，正可让一般小市民祈求各自的心愿。这也难怪庙在郊野，仍然香火不断。

庙的右侧，是庙祝的住所。里头住着一个庙祝，年过四十，嘴里有金牙，颇为面善。我上前向他买了一把香，然后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他想一想，猛然记起：“你就是陶窑伯的儿子？”我笑答：“是！”他说：“好久没看到你了，你现在住在那里？”我对他说：“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快三十年了！今天路过，特地来上香！”接着我问：“这间庙几时翻新？”他答：“几年前旧庙被火烧了，只剩正殿里的神龛。现在的是烧后重建，也有两三年了！”哦！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古庙翻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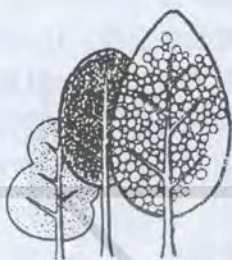
新庙新庙祝，从前我见过的几个庙祝一个个都不在了。我记得有一个老庙祝，病重倒在庙里，由我们送他进医院。后来死在医院，身后事由埠众打理，

草草葬在义山。几十年来，不知清明节时有没有人给他扫墓？只怕时长日久，坟墓已不知在何处野草中？

唉！只能一声叹息。
叹时光易逝，日月如梭。
只是，要流逝的已经流逝了，幸亏还能看到这间古庙。我按序给供奉在庙里的神祇上香，然后把用剩的香拿到庙外，看到庙旁另有一个神龛，赫然供奉着孔夫子。这是前所未见的。我想也许是地方上的人，在求得安宁和财富之余，再求教育和文化。这证明他们在思想上有了进步，这是可喜的现象。我急忙上前给孔圣人上香，祝愿地方上能出多几个会读书的人。上香完毕，在长椅上坐下与庙祝闲聊。我说起小时候常到庙前和伙伴们看云霞，大家争着描述看到的云霞的形象，是虎，是熊，是绵羊；但话没说完，云霞的样子已变得非虎非熊，更不是一群绵羊！庙祝听了张开嘴笑：“人生还不是像云霞一样，变幻无常？” ❖

临老人“歌”丛

□看看



平生不好唱歌，总觉得唱歌是件苦差，要我站在灯光底下，对着人头，大展歌喉，怪难为情，与其这样辛苦地展示，倒不如坐在书桌边，或躺在床上，静静地看书来得舒服！

唱歌，是唱给人听，唱得好，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好处，充其量，博多几个掌声或口哨声而已。而看书，包罗万象，既有舒爽，又有哀乐之感，有时候还知古今，鉴中外，神游其间，乐趣无穷。故几十年来，生活虽困苦，工作虽繁忙，总是离不开书本，有了书本结伴，不会寂寞，有时候还豁达开朗了许多呢！

年过五十，已达知天命之年，功名利禄，视为浮云，想想时日无多，时时躲在书房里，继续过书呆子的日子，不是不好，而是有点孤寂了。会里有个歌唱班，朋友约我参加，我回心一想，临老人“歌”丛，学学乌鸦啼叫，也许会为人生增添一些色彩。想起一位艺术家说，“不要怕褪色，要常常加颜色。”那句话，我不禁又想在宁静的晚年，加一些颜色，虽然那些颜色，不会带来过多的欢悦与光

彩，毕竟不失为一种颇有哲理的色彩，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也蛮有意思嘛！

说起歌唱班，说来好笑，大部分是爸爸级、妈妈级甚至是公公级或婆婆级的，而且阴盛阳衰，是不是男人较缺歌唱细胞，还是女人天生丽质，上天恩赐金嗓子，我没有研究；不过，唱起歌来，慷慨激昂，或温柔敦厚，却是令人惊叹的。有这样的班底，自然三个臭皮匠，也凑成一个诸葛亮。特别是二位老师，都是名家，而且是夫妻档，在乐坛享誉多年，只是我这个书呆子，向来不问歌坛事，不知林老师是何许人也，也不知甘老师是何方神圣，如果不是临老人“歌”丛，我还不知道近处有蛟龙，翻云覆雨、开天辟地呢！

我们的音乐老师，音乐程度高到什么地步，我不清楚，他们也没有好好交代，只知道他们的歌声太好了，尤其是甘老师，她唱起歌来，我们总是忘了自己，陶醉在她那悠扬动听的歌声里，恨不得她每次都在献唱，不必教我

们唱歌好了。林老师的乐理，说来头头是道，有时亦庄亦谐，又戏又谑，点中我们的要害，剖析我们的唱腔，无不令人捧腹大笑。我们这把年纪，唱起歌来，因为唱功不好，的确像拉牛上树，让人听了，难过得不得了。以前看《老残游记》，刘鹗描写王小玉（白妞）歌声绕梁三日，如黄莺出谷，令人如痴如醉，那还是纸上功夫，而今，我参加了歌唱班，歌有没有唱好，只有天晓得，但学会了听老师唱歌，而且一听到老师在唱，总觉得有无数的音符在跳动，认为自己缺少了音乐细胞，干脆收拾歌书，只聆听老师唱歌更来得痛快也。

参加歌唱班，不觉已有一年多了，文友们知道我学唱歌，大感惊奇，责怪我文章不写，天天去唱那些古老的文艺歌曲，不是中了老子的“为道日损”的勾当吗？我说，文章写了这么多年，也写得有点厌倦了，趁此“文章无价”之际，换换口味，纵然东施效颦，也有点意思。我自知不是一块唱歌的材料，

但听起老师讲述唱歌的技巧，咬词的讲究，运气的功夫，演唱的姿态及选歌的秘诀等等，也大有文章在。以前听人唱歌，总觉得悦耳，美妙动听便是好歌手，现在才知道，曹操的“对酒当歌”不是歌的艺术，像时下一般青年男女，对着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就“卡拉，卡拉”地“OK”起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难怪有一次听到甘老师在戏谑地说：你们大多数是“卡拉OK”的高手，我听了忙对太太说：“我心有戚戚焉！”

❖



震撼的一句话

□晨絮



最近，年迈的母亲病倒；故此常回娘家看顾精神萎靡的她。

以往，当我来到母亲的家门，她总是飞奔出来开门，并眉开眼笑的拉著我的手，叫我品尝这品尝哪的！而且，话题更是说上一天也说不完！厨房、客厅、院子、卧房或后庭都会听到母亲的说话声……

然而，自从她的健康不理想后就再也听不见她的清澈声音了。偶尔，她才开声吐出几个字、一句话或一声叹气……看在眼里，痛在心底。因而，每天都会很担忧的飞驰回娘家，望一望瘦弱的母亲，为她斟杯茶盛碗粥，洗涤衣裳，准备适度的洗澡水，抹抹地，煮顿饭，煲碗粥，清理垃圾……

故此，偶尔上午下午各到娘家一趟。

病中的母亲，瞧见我频频回家侍候她，总是客客气气的，又内疚的说一番客套话，仿佛觉得不能心安理得的样子。

心底，确实万般感触涌上心头，怎么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那么的有礼，说客套话，尊重年轻人的思想与感激儿女们对她的孝道？不晓得若干年后，待我苍白著头发，脱落了牙齿与摇摇晃晃的步

伐；视觉又似模糊又似清晰的年代，真不敢想自己还会那么心平气和的说话，温文有礼的与儿女子孙们交谈吗？！

一日下午，扶著母亲到浴室去洗澡。之前已为她调好了适度的水，待她紧握著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入浴室时，母亲疲惫的样子说：“辛苦你了！”

突然，一个回忆重击了我！

多年前，我仍是个中学生，父亲病重，到了末期，他都留在家疗伤养病。下午时分，唯我常陪伴他度过寂静又闷热的时光。

待他午觉醒来，往往都是我给他倒洗澡水。他常埋怨家人倒的水太热或太冷，却满意我为他准备的。

故此下午时分我最常扶住他到浴室去。然后，我就站立在门外直到他走出来，间中每两三分钟总叫他一次，由始到终，都担心著他的动静。毕竟，

老人最怕摔倒的了。

依稀记得那时的情景，父亲一步步缓慢地移动著身子……我就牵著他的手慢慢地走。父亲，总是客气的向我说话，句句的“感谢你呵”和“辛苦你呵”往往让我听了心中发麻，双眼，又迅速的给云雾迷漫了！

按捺著心底的忧伤，我故作开朗的心态说：“爸，傻的咩！女儿倒水给父亲冲凉，那是应该的，怎么要说谢谢或辛苦之类话哪？”

一个转身，几滴泪珠儿已滑落了下来。

终于，经过了一段很短暂的日子，我再也不能倒水给父亲洗澡了。因为，父亲真的走了，去了一个很遥远很陌生的世界。从此，再也没有向我说“谢谢”或“辛苦你了”。

然而，又是同样气氛同样天色的一个下午，同样的工作又落在我的身上。

不想，在扶助母亲的

当儿，她又说了这句：“辛苦你了！”

我的心，又是颤抖，又是慌乱！

怎么廿多年前廿多年后，父母都同样的向我说一句同样的话？我真的不期望，与父亲同样的历史再次重现！我何尝不是诚恳的祈愿，能让我多倒几十年的水给母亲洗澡，以弥补我对亡父的伤痛！

静谧的夜，千万愁绪在心底翻飞……再翻飞……辗转反侧不能睡去……排遣不去的是由父亲传到母亲的同样一句话；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我心情分了家……忧伤，也逐渐吞噬了我的灵魂……

除了忧心忡忡，我还能做些什么？

孤寂的夜里，我只诚心的祷告，但愿：我还能拥有更多的日子为母亲准备洗澡水。

我的人生，就只这么一个心愿罢了！一个要求不高的许愿！

❖

莫泽明 诗4首

1. 漂

悄悄的夜
把我吞没
在众生中
忘记了寻找
一桩遗忘的心事
浮沉时刻，我在
木筏上阅读
日升月落
一只白鸟
飞到我面前
竟凭空
消失



2. 死亡

一副黑色
密不过风的
棺木
仅装得下一个世界
如果，槌声敲得醒
所有沉睡
真好

3. 墓

风一吹
泥沙轻轻托起了
整座乡愁

睡梦中我看见
生命的升降起落不定
一只白鸟
向遥远的天空起飞

你住得太远了
地球再也找不到
泪光中墓影摇晃的
死亡序曲

你住得太远了
有没有收到箱子
寄去时沉甸甸的
也许不易

4. 祭

雷雨声中苍白的
遥望远方天空的
脸烧成飞灰后的
战火洗礼的城邦
捎来天堂的思念
永恒幽谷的怨灵

1. 苍白的夜

kiwi鸟嘶鸣于
幻想钥匙串响当乱晃

月光薄薄的切割
思念赘肉后
排列成不规则三角形
让太阳吸干最轻的那一滴
在天空黑得星儿不敢
露出嘴角时。



3. 国度

你逃离
摇摆滴答
的快乐。

我尾随你
被囚留于
双脚踏不入的国度。

2. 石头

郁结心坎的石头
难以排挤呕吐
太阳狂肆发施淫威
它极度难受时
我烦习惯久待
烈阳下曝晒；
月亮悬空
它紧黏我拍手欢喜时
我只差没伸直双手
扑捕月光的皎柔

4. 饮你

疯狂如海浪
平息的海面
地球自转造成
原本习惯的昏眩
使我将你倒进空酒杯
一饮而尽

高呼痛快

你放声骇浪的欢笑
将我化为一根
细长难以在汪洋
抓捞的黑发。

5. 疑问

别问我
真的不晓得的疑问：
挤压而出
源源不断的颜料
什么颜色
代表昨晚对你
难以压抑的思念。

6. 弥补

牙医
填补了
两颗门齿间的
缝隙 却
难以弥补
我如黑洞般
不断扩张
网状的
空虚。



创作二题



1.

一些不能串连的单字
在稿纸外徘徊
苦苦等待
一
支
笔

2.

音节在游荡
碰撞
无声的纸上
铿锵
响亮

航

——赠金灯夫妇及天下有情眷属

风雨中赴一场约
你的过去虽来不及参与
要相信握你的手
我就是永恒的海港
摆渡美丽的沧桑
荡漾一点点温馨浪漫

不管将来世界变成怎么样
我们还拥有回忆的财产
在那遥远的海岸
点亮一盏盏小小灯火
然后我说：疼爱的，
你又多了一根白发……

○王涛



骂人



□郑醉

所以骂起人来特别理直气壮。

乙：用字遣词出奇制胜。

甲：可以心直口快，率性而为，是一件乐事。

乙：我骂人时就有这种心态，有这种感觉！

甲：更痛快的是，被骂的人因为势薄力弱，不但不敢反唇相讥，更不敢辩驳。

乙：怕什么呢？

甲：怕骂人者更可借题发挥，顺便把他十年前犯的过错旧事重提，重骂一次！

乙：哗！

甲：骂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骂人者认为自己理直气壮，不骂不能彰显。

乙：以理服人不就够了吗？

甲：今天我们来谈骂人。

乙：骂人？骂人有什么好谈呢？

甲：骂人与每个人的关系重大，因为我们的一生，总免不了要骂人。

乙：我喜欢骂人。

甲：你把骂人当着人生的第一要义。

乙：骂人比挨骂爽快。

甲：因为骂人可以显示高人一等。

乙：像父母骂孩子。

甲：像教师骂学生。

乙：像上司骂属下。

甲：像大官骂小民。

乙：像强国骂小国。

甲：因为阶级高人一等，

甲：以骂慑人更有气势。

乙：怪不得我做错事，老婆总要把我骂一顿！

甲：她在大振妇纲，向你示威啦！

乙：她气势宏壮，我不敢吭一声。

甲：乖。

乙：唉！

甲：骂人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骂人者自认为他凶狠过被骂者。

乙：这我懂，就像地痞骂善良人士。

甲：又像强盗怒斥受害者。

乙：还有独裁者怒骂手无寸铁的小民。

甲：他们之所以敢放肆，是因为有恃无恐！

乙：流氓有刀子。

甲：强盗有枪杆。

乙：那独裁者呢？

甲：他们有恃无恐的东西更多，有枪杆之外，还有牢狱、打手、坦克……

乙：还有爪牙呐！

甲：但是也有手无寸铁的凶狠者。

乙：谁？

甲：出口成“脏”的泼妇是也！

乙：她们有什么可怕？

甲：她们的舌头厉害，对各种脏话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乙：我可以与她们对骂！

甲：那正中她们下怀。

乙：为什么？

甲：有了对手，更激发她们的好胜心和怒气，于是妈妈声兼千千声，可以咒你的祖宗十八代，祸延你的亲朋戚友。

乙：哗！厉害！厉害！

甲：如果只动口不动手，任何人胜不过泼妇骂街！

乙：每个人都是她们的“嘴”下败将？

甲：正是！

乙：那么如果我不是高人一等，又不是凶徒恶霸或泼妇，岂不是没有骂人的机会了？

甲：这又未必。

乙：凡夫俗子也有骂人的机会吗？

甲：有啊！

乙：这话怎说？

甲：举例说，你隔邻的三叔，吃饭时就骂老婆的菜煮得不是太咸就是太淡，只配给猪吃！

乙：大男子主义！

甲：他老婆装聋作哑，因为平时全是她骂他，总不能不让他发泄一下，何况……

乙：何况什么？

甲：何况她煮的菜的确难以下咽！

乙：怪不得她忍气吞声了。

甲：另外也有人为了平衡在外受气的心理，回家就专骂老婆孩子！

乙：骂老婆孩子算什么好汉？

甲：那么在咖啡店数落或污辱社会领袖或名流，难道才算好汉？

乙：这样就比较痛快！

甲：骂人当然痛快，但是骂人者可别骂得兴起而得意忘形，不懂得适可而止！

乙：为什么呢？

甲：狗急跳墙，人急则会做出种种反应。

乙：你举个例子吧。

甲：父母亲骂孩子，孩子忍不住了，会顶嘴。

乙：父母亲若付诸武力呢？

甲：他们会离家出走，做出种种不道德、有辱家门的事情，结果父母亲往往身受其害，反而自甘向他们妥协。

乙：那丈夫骂老婆呢？

甲：老婆一怒之下反唇相讥，或甚至罢煮罢洗罢温存，吃亏的还是做丈夫的。

乙：那么老板骂属下总可以吧！

甲：遇到脾气火爆的属下，就会反驳，反而使老板下不了台。

乙：那他岂非砸碎了饭碗？

甲：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人可要争一口气呀！

乙：那么凶徒恶煞总可以骂人吧！

甲：也有危脸。

乙：怎么了？

甲：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许多凶杀案，往往是嚣张跋扈的人被杀，证明再狠毒也会被反击。

乙：泼妇就不怕有人反唇相讥了！

甲：相骂无法胜过她，可以动手打她呀！

乙：所以她也不敢太过放肆了！

甲：正是！正是！

乙：那穷凶极恶的独裁者能畅所欲“骂”吗？

甲：不能。

乙：为什么不能呢？

甲：小民被骂被压迫太久，会造反呀！

乙：原来骂人得见好就收。

甲：千万不可肆无忌惮。

乙：更不可得势不饶人。

甲：骂得兴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会惹来祸害。

乙：因相骂而与人结怨，树立仇人。

甲：夫妻因相骂而离异。

乙：朋友因相骂而老死不相往来。

甲：政敌因相骂而成阶下囚。

乙：父子因相骂而脱离关系。

甲：陌生人因相骂而被殴。

乙：路霸因相骂而被击伤。

甲：地痞流氓因相骂而开片，结果弃尸荒野，毁尸灭迹。

乙：有的人因骂人而被告诽谤，得赔偿巨款。

甲：有的人因骂人而被迫流亡海外，有国归不得。

乙：有的人因骂人而身系囹圄。

甲：有的人因骂人而坐不上高位。

乙：有的人因骂人而鞠躬下台。

甲：那么，我们谈骂人，也应该适可而止，悬崖勒马。

乙：就此打住。

甲：鞠躬下台。

乙：下台鞠躬。



发了的

阿Q

○凌鼎年(中国)

阿Q发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阿Q之发，要感谢鲁迅先生给他带来的社会知名度，因而阿Q家不供赵公元帅，只供鲁迅先生。

阿Q托鲁迅先生的福，如今是国际名人，所谓报上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别人以人名注册商标不行，他阿Q去，一路绿灯，所谓名人效应嘛，他阿Q牌系列产品风行全世界，阿Q牌成世界驰名商标。

阿Q成了货真价实的大款。

阿Q早已非当年之阿Q了，所谓非吴下阿蒙也。阿Q

深知宣传的重要，深知出书的重要。于是他决定拨出零头和零头，特邀几位写文章高手，写一本《阿Q后传》。阿Q准备学张艺谋邀作家写武则天那样，一气搞他八个版本，不愁不造成轰动效应。

阿Q把八位当红作家请到了阿Q大酒家撮了一顿，饭后每人发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江湖上向来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说法，阿Q见八位红作家笑纳了他的红包，底气顿时足了，他剔着牙，打着饱嗝说：放开写，尽管放开写就是，各位都是一流高手，用不着我阿Q指点。我阿Q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关于《阿Q正传》中的不实之词要推倒，特别是关于小尼姑关于吴妈的那些文字，有损形象，该怎么重写，你们是行家。好吧，回去比一比谁先写好，写得好，到时候我请位世界级导演请几位国际著名影星联袂拍摄，拍他个八十集一百集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少不了各位的好处……

这八位当红作家不愧是一流作家，不消一个月，竟陆续有人交卷。

A作家写吴妈是个有先见之明的女人，她预测到穷困潦倒的阿Q日后要发迹，因此她主动投怀送抱，要委身于阿Q，据考证：“我要和你困觉”是出自吴妈之口，而非阿Q之……

B作家写小尼姑原本清心寡欲，但不知为什么一见阿Q就春心萌动，大概这是天数吧。那天，小尼姑见到阿Q后，红着脸对阿Q说：“阿Q哥，你亲我一下吧，就亲一下。”

阿Q见她楚楚动人，不忍太伤她的心，就在地脸蛋上摸了一下……

C作家写经档案资料证实，阿Q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D作家写查未庄一带地方史，以及赵氏家谱，原来阿Q乃赵公元帅99代嫡传子孙……

阿Q十二分满意，八位当红作家又是每人一厚厚的红包。

阿Q出资一百万，把这八位作家写的八种不同写法的《阿Q后传》一齐赞助出版了，并把《阿Q正传》作为附录分别附在八种版本的《阿Q后传》后面。

据说阿Q又拿出一千万元作为拍摄《阿Q后传》的先期投入。

据说世界大导演胡导正在全国各地物色小尼姑、吴妈入选呢。

据说阿Q将亲自主演，他对胡导说：想开开洋荤，能不能起用洋尼姑，洋吴妈？

胡导演连说八个字“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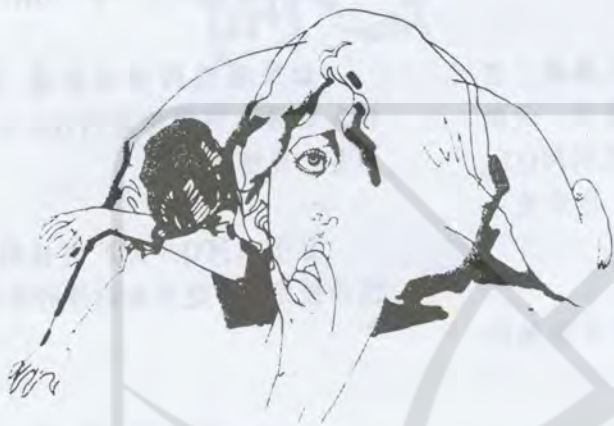
如果谁想阅读或珍藏《阿Q外传》的话，可写信给阿Q总公司，公司是免费赠送的。

至于《阿Q外传》电视剧什么时候拍摄完毕，这要看胡导的本事了。



○橡章

谁之错



宛岭花园的一间两层排屋，门牌是一六三号，门的两边吊着两个白灯笼，里面的火舌不断在摇曳，灯笼写着李门平生先生，另一面写着享年三十有四。棺材灵位摆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在微笑着。一个九岁的孩子，穿着黑衣坐在地上，一双小手在点燃着元宝，一张又一张地烧着；不远处坐着两个哭泣的女人，一个男人沉默不语，脸上也没有表情。

“这么年轻就死去，可惜；不知为什么死呢？”一个路过的在问。

这个时候，一辆警车到来，跳下两个警员，腋下夹着文件，往死者屋子进去，只见警员和死者亲属指手划脚在说话，接着也就登车离去了。

(2)

死者是独生子，父亲是李进明，他是个建筑工人，每天六点多放工回家，冲好凉，就坐到桌上，等妻子把饭菜端上，饭后就到沙发上抽根烟，不到一会就骑着电单车出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有一次，李进明吃过饭，孩子就拿出学校分发回来的成绩单交给他签名

李进明虽然识字不多，但是那格子里的红字，像一支支利箭刺入他的心头，一阵怒气就往上升：“平生，来。”一个巴掌就往孩子脸上掴去。“你怎样读书？全都是五十分以下。”说完把成绩单摔到地面去。

“喂呀，进明，你怎样可以这样对孩子？”妻子见了即刻上前拾起成绩单，轻摸着孩子的头。

“你看，掴了一巴掌就心痛，真是慈母多败儿。”说完，拿起一件衣服穿上，骑上电单车出去了。

“不要哭了，你爸这

样是不对，以后就用功读书吧！”母亲轻拍着儿子的肩膀道。

李平生虽然只有九岁，他却常常感觉到爸爸不是爸爸，是他最讨厌的人。

(3)

壁上的时钟，一分一秒在转，日子一天天在走，李平生在战战兢兢生活里，也已经读完小学，父亲李进明已认定这孩子无药可救，也不再去关心他的成绩，每天也不按时回家，放工后便到咖啡档喝酒，天黑才回。

李平生在念预备班，每一次放学回来，母亲给准备了好吃的东西，过后他就是跑去找同学陈光霖，每每都玩到天将黑才回家，冲过凉吃饱饭就跑上楼，课本也不翻，便躲在房里看漫画，等到父亲出去咖啡店搓麻将，他就从楼上跑下来扭开电视机。

“平生呵！做功课吧！”母亲见他收看电视节

目，总是这么的一句。

“妈，我都听不懂老师讲什么。”李平生一句顶过去。

“什么，你连老师讲什么都不知道，这还是读书吗？”母亲的脸上立刻堆起一团愁云。

“我马来话都不会，那里听得懂马来语讲课呢？”他停了一会又说：“我一直都不想读，是你们要我去读的。”说完跑上楼，顺手拿起一本漫画，然而他看不下去，耳边又响起母亲的话，他心想，我怎样才能说服母亲不去读书呢！越想心越烦，於是扭开收音机，却又听不进耳，於是跑下楼，骑上脚车出去。

“你又去那里？”母亲大声追叫，而他却有听没听的。

(4)

晚上八点十五分，李进明的妻子坐在沙发上看

着录相带《再见艳阳天》。

这时，李进明骑着电单车回来，放好电单车，走进门时，拖着踉跄的脚步，进入屋里把身子往沙发上一抛，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后不断用力地抽着。

“进明呵，你就少喝点吧！”妻子见了便道。

“关你什么事，平……生……去……那里？”

“出去了。”

“死仔……有书……不读……回来……我就教训……他。”说着拆开衣钮，露出一个大肚脯。

这个时候，平生刚好骑着脚车回来，见到父亲的电单车，忽然有点慌张。

“平生，你去那……里，书你不读……，一天到晚……走。”父亲一见平生回来，就大声地叱骂，但声音却有些沙哑，是因为酒喝多了吧！

“都说我不要读了。”平生壮起胆子，说出心里

的话。

吡叭一声，一只肥重的手掌就往那张瘦脸掴过去。

“我就是不读，打死也不读……呜……”平生边哭边喊叫。

“好，我……就打死……你。”说着起身往厨房去，拿起一把菜刀，妻子见了即刻上前拦住：“你不可以，不可以。平生你快走吧！”母亲大声叫喊，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这时，平生见势不妙，骑上脚车就走。

“你妈××，等回来才收拾他。”说完倒下沙发上，露出的胸膛，不断地一起一伏，像是海浪。

“你杀他，不如先杀掉我吧！”妻一直在哭泣着。

“你走……走……”进明发出沙哑的声浪。

这时，妻子只好哭着走到厨房去。屋子顿然陷

入一片死气沉沉。

(5)

自从平生那天一走，就一直没有回来了，李进明也不去找，他心一直在想，我是老爸，不应是我去找他，而是他自己应该回来。

平生走后，就到朋友家暂住，接着找到一份工作，他住到公司的宿舍里；不时也打电话给母亲，并吩咐母亲放心。而李进明也就更晚回家，酒越喝越多，每一晚都是喝得醉昏昏地回家，妻子也无可奈何。

时间就是那么快，转眼间十个年头就过去了。平生偶儿只回家一次，若遇到父亲在家，他也不叫一声。不过父亲见他回来，总是那么一句：“回来做什么，还有我们吗？”每一次，平生都是不吭一声，把一些钱交给母亲匆匆便走。

有一次，平生驾着簇

新的“马斯里”回来，车内还载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平生，你在外做什么工，叫你女朋友进来坐吧！”母亲亲切地温和地问道。

“妈，我已长大了，不必操心，给你钱就用吧！”说完就要离开。

“平生，你爸都老了，你就原谅他吧！”母亲祈求的语气。

“别提他，我没有这个爸，你自己多保重身体。”说毕轻手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然后上车离去。

母亲望着儿子长得牛高马大，打扮起来倒是挺英俊。他穿着花点白底长袖衣，黑长裤黑皮鞋，颈项挂着一条粗如手指尾的金链，她心想，儿子真有些本事，于是她也微笑地向着儿子挥手送别。

(6)

李平生每一次回来，

都给母亲不少钱，不是一千就是几百，慢慢地，穿着也比以前时髦光鲜，引来左邻右舍的羡慕，她养了一个如此孝顺，如此本事的儿子。

“看你这个样子，一定是你宝贝儿子回过来。”李进明放工回来，见到妻子满脸喜悦。他把头盔脱下，头发已是花斑点点，皱起眉头时，额头布着好几条皱纹。

“是呵！听说他已和一个漂亮女孩同居。”妻子顺口答道。

“嘿！同居有什么光荣，那个女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他那么多钱又不知怎样赚来。”李进明虽然是个老粗，但是孩子的行径，他还是表示怀疑。

“难道你希望自己骨肉穷一辈子吗？”妻子收拾桌上的碗碟，心头有点不悦地道。

“你呵，看他有钱就为他说好话。”李进明说着抽出一根烟，点燃起火

大口大口地吸着，似乎想把一切不顺意的事吸个完。

“是罗！像你天天喝酒才有用。”妻子声浪大了起来。

“你别和我顶嘴，我知道你好命，有儿子给钱用。”李进明有些不悦，脸上的皱纹显露的更多。

“你这把年纪，还是那牛脾气。”妻子还是说上一句。

“哈罗！哈罗！”外边传来叫声。

李进明走了出去，看见两个警察手中拿着文件。

“先生，李平生是你儿子吗？”其中一个警察看了看文件问道。

“是的，有什么事？”

“你的儿子贩毒，逃跑时被警方打死，请你到医院领尸，并协助警方进一步调查。”

“不可能……不……，我儿子是好人……。”妻子听见大声地哭叫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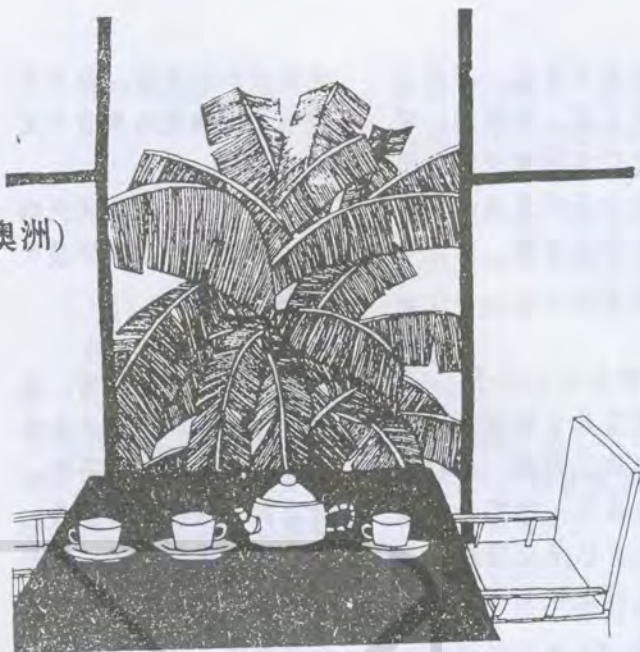
“唉！前世不修。”李进明只是一声叹息，默默跟着警察走了。

这时，一阵晚风吹过来，吹着李进明妻子的灰白头发。

“平生，你……为什么……离开我……。”她双手紧抓住门框，泪水不断地往下掉。 ❖



○婉冰(澳洲)



天幕迷朦，细雨淅沥，晨曦疏懒。五时将尽，前门轻轻开关。柳素闭目聆听，隔房床褥吱依声；她知道彼得已回来歇息，顿感宽怀。

仅十一岁的彼得，早熟让他失掉童年活泼。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甘愿牺牲睡眠时间。每天清早按规定时间，乘踏澳洲家庭送的残旧单车，餐风冒雨，逐户派报。这份没人问津的摸黑苦差，使他幼小心灵雀跃兴奋，载着重量可观的英文报，脚踏车几乎难支平衡。漆黑里歇力奔驰，静寂中更显孤凄可怜。

柳素躺着思量，内心刺痛羞愧。身为人母，未能善尽母职，使幼儿吃苦，腮边泪湿。身旁高低鼾声，让她厌烦。何荣工余流连牌局赌档，三位儿女是累人的包袱，家系不住那嗜赌心房。工厂微薄薪酬，差强填补债项。

红日宿睡未醒，柳素披着寒露，在火车站候等。半生从没上班的她，已渐习惯异域生活。工作反可驱散烦恼，只是孩子俭朴衣食，和幼儿童工劳苦，使她内疚难安。

早午面包果酱，晚饭仅一菜一汤，柳素微薄工资，对五口之家，勉力支撑。她唯一祈盼是孩子们健康成长，能接受良好教育。丈夫能否把赌根斩断，她已不存奢望。双份工作劳力透支，返家疲累难堪。

二女丽莎最窝心，母亲沉思痴想时，便紧依母亲，用小手轻摸亲颜。

刚履墨尔本，那清新环境，百花艳色缤纷，草布翠展绿，比美桃源的地方，以后日子一定是恬静安详。

肤浅英语，文房职没份，工厂粗工兼清洁散工，享福半辈正好劳动，重组家园是阖家愿望。

周末假期携备甜水面包，公园消遣，小溪拱桥，秋千滑板，皆可分享童真笑语，飞鸟游鹅啄食剩馀面包，约翰照顾弟妹，在如茵绿草铺上打混嬉戏，旧式照相机常会勤快地拍下阖家欢。

是经济稳定了？是交

际圈扩阔，孩子欢笑已难引双亲关注，父母由低而高的吵闹声，使孩子恐慌。曾几何时，老相机派不上用场。

钱！钱使柳素和何荣恶言相向，赌瘾成性的一家之主，对经济拮据漠然无睹，他垂头丧气而返，孩子必成咆哮对象。本来幸福的家，被愁云惨雾笼罩陶薰，稚龄孩子变得沉默寡欢。

窗外又飘洒缠绵秋雨，抱恙使柳素辗转不安。她三番凝注台钟，彼得送报迟迟未返。天际暑光微露，六点已过，柳素忧心忡忡，推被倚窗张望。

两度强烈车灯，把前门石阶照亮，躯体健硕的男女警员叩敲门环。彼得手扶歪斜脱型脚踏车，脸容苍白，长裤破烂处伤口溢血。何荣启门以凶狠目光盯着彼得，柳素却扶着儿子，检视腿伤。警员对柳素夫妇让孩子摸黑派报，骑没车灯小单车，提出警告。并说幸好及时刹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柳素对仍在责骂孩子的何荣，没法容忍，高声怒责。若仍顾念家人，该决意戒赌，夫妇并肩把赌债偿还。何荣面呈愧色，低首忏悔。

趁孩子上学，柳素仍未下班，何荣提前返家搜寻。他妻子节俭存下现款，已全部纳入其裤袋。何荣匆匆赶去赌场，心里重复想着，这回定可脱胎换骨，本利归还…… ❖



红旗袍



○水菱(新加坡)

“我再也没勇气穿旗袍了！想起那天一时心血来潮，穿上新缝制的旗袍走在鸟节路上，引来无数奇异的目光，把我当怪人看待，真扫兴！”秋华独自在客厅里，翻了一些杂志后，便坐在那儿沉思。自语。回想六十年代，旗袍是多么高雅华贵的服装，上海师傅的手艺一流，料子好，身材好，穿出婀娜姿态，不知羡慕多少人呢！这些年来再也见不到几个女人穿旗袍了。

为了看穿旗袍的美丽风采，前些日子还特地到电影院去看《阮玲玉》这套影片，影片中看到女主角张曼玉，修长似蛇一般的腰身，穿上柔丝合身的旗袍，看得人人如痴如醉……

“妈，您选好了吧？看中那一个款式呀？我考虑过了，我打算在结婚晚宴请客时，穿一袭红色的长旗袍，您看怎么样？”女儿闪着一双兴奋亮丽的眼睛望着妈妈。

秋华感到意外地愣了一下：“女儿啊！我一向都是赞成穿旗袍赴宴会的。可是这些年来，我每次出席婚宴，新娘子的晚礼服全是西式长裙，哪有人穿旗袍？穿旗袍是你妈那年代的事了，你有勇气穿吗？”

女儿被妈妈这么一说，一点儿也不觉得扫兴，反而兴致勃勃地发起伟论来：“我认为穿衣服不一定要赶时髦，只要穿得端庄得体，适合个人的气质，就会显得高雅华贵。”说完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相片来。

“妈，这几张相片是我的好朋友韵明在结婚那晚宴会上拍下的。你瞧她穿着一袭红色的长旗袍，不知得到多少人的赞美呢！那晚我们还谈了许多有关旗袍的话题；韵明的妈妈和阿姨也都穿上高雅的

旗袍，那晚真可说是旗袍大展风采，抢尽风头的一夜了！

秋华沉思了一会儿，女儿说得也对，旗袍是华族的传统服装；况且女儿身材高挑，头发乌黑，瓜子脸，最适合穿旗袍了。在她这一生中也仅有这一晚穿旗袍的机会，为何不好好把握呢？

“好吧，马上行动，我们去选最美丽的丝质料子，找个有经验的裁缝师，为你缝制几套如何？”

“我要一套红色的长旗袍就够了。您的衣柜里不是也有一袭红色的旗袍吗？”

女儿提起那件红旗袍，勾起秋华一阵心痛！那是她结婚时穿过的旗袍，时间一转眼已过了30年了。就在前几天，又是一时心血来潮，拿出这件旗袍来试穿一下，细小的腰身，勉强把发福的身材挤进去，谁知一个弯腰“叭”的一声，旗袍就这样撕裂了。

春迟



他长得飘逸、硕壮而矫健。虽然已过不惑之年，粗看起来仍像三十许的年纪。

二年前。太太难产死后，心情一直孤寂落寞。

他一直思念已逝的太太，逝去的太太看来虽然只是顺眼，并不漂亮，但她眼神，她笑起来的口角，那抹神采很有影星巩俐的味道。

丧偶之后，每逢周末和周日的早晨，他早早便到公园，他并非到公园去作健身运动，而是去散心散步，偶尔和人聊聊。

年初，在公园草坪一角售卖中国货的地摊，无意给他捕捉到令他魂牵梦萦的那抹眼神，无意给他寻觅到亡妻的影子。

她们是一对母女，那抹他失落了两年的神采出

自那做母亲的脸上，年纪只有三十出头，女儿的年纪最多只有十四五，母女经常穿着缎质的长袖睡衣，母亲有一张瓜子脸，一头长发束在脑后，女儿扎着孖辫，脸上永远挂着一片天真可爱的稚气。

为了捕捉亡妻这抹失落的神采，每逢周六和周日的早晨，他风雨不改，都到公园作这对摆地摊母女的顾客。要是那个周六或周日见不到她们，他便感到心神不安，内心深处自有一种沉沉的失落感。

周六清晨。

他又悄悄步到她们母女俩摆卖中国货的地摊。

“妈！”孖辫的女儿瞥了他一眼，赶忙对母亲说：“这位先生来了。”

“呵！”她又掠过他渴望的一抹神采。

他内心对她虽有千言万语，苦於难于表达，只好极力强制自己，淡淡问她说：“这两个星期到那里去？”

“回家乡。”她说：“带来好多新的工艺品、用品、成药，我想你会喜欢。”

他的眼光向地摊扫了一眼，真的，添多了一批他前所未见的品种，间有电动手表、圆珠笔、成衣、丝袜，还有一些玉雕。

地摊陈列的品种林林总总，使他目不暇给；但他所关注的还是她的眼神和口角那抹神采。

他的眼光碰触四颗驼铃和两盒夜光杯，随手却拿了一把小茶壶在手中把玩。

她过来把他手中的茶壶收回，看看左右无人，悄悄对他说：“这一把是桐溪货。我带来一把江苏宜兴的正货送给你。”

随着从她的货囊中取出一把红彤彤的小茶壶塞在他的手心里。

他感到受宠若惊，口吃吃地说：“这……这怎么可以！”

“拿去吧！”柔软的手心合抱着他的手背，还有那一抹令他魂牵梦萦的眼神，他的心已醉了。

他意外接受她的礼物，虽是一把小茶壶，难得的是接受她的一番真诚心意。

想向她购买点什么作为一种回馈，顺手拿起一只碧绿青翠的玉镯，她又将玉镯夺回来，认真对他说：“这是冒牌货。”

“只是看看。”他笑笑说。

“要是你有兴趣，我可拿精品给你开开眼界。”

说着，只见她从衣袋里摸出一个方形大红色纸包，打开垫在里头的是一片白缎，白缎里头结着一只青翠欲滴的玉镯，白中透绿，衬托得非常醒目。

她递给他：“这才是真正的缅甸玉，买给你的太太，她一定会喜欢。”

他凄然的说：“二年前难产死了！”

她听后脸上有种异样的表情，是喜、是悲、是哀、是乐，难以捉摸地从她复杂的心态表露出来，可以理解到她的内心一时好不平静。

这抹神采，使他更加想到他的亡妻。他好想好想对她说：“你真像我那逝去的妻子，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可是，可是，她已是一个有夫之妇，且有一个年已及笄的女儿。

“妈。”

女儿这一叫声使他（她）俩清醒过来。

“妈！这把玉雕不求人一百铢可不可卖？”

“最少一百二十铢。”她舍下他面对顾客说：“一百铢还不够成本。”

他们母女专心做买卖；他暂时给冷落一旁，内心像藏团火样的激动。

欲望是人与生具来的天性，得不到的东西愈想得到，当希望成为绝望，结果便是失望和煎熬的痛

苦。

“！？”

为了挽救内心的痛苦不致愈陷愈深，他断然地与她疏远，并且与一个爱他而他一直对她不大有印象的寡妇结合。

“姐姐叫依玛，我叫依俐。”依俐说：“我一向叫着姐姐的名字。”

“她……你叫她‘玛’。”

他的心一直往下沉，下沉……”

时间大约经过三个月后。那天清晨，他又到公园去散心，信步走到她们母女俩售卖中国货的地摊，地摊只有孖辫的女儿在作买卖。

依俐有意无意对他说：“姐姐今天去取货。不瞒你说，姐姐一直希望在泰国找个伴侣，希望得到一张长期的居留证。”

女儿无意抬头看见他，眼光带着欣喜和关切，笑笑问他说：“先生好久不到公园运动！”

说后又向他扮个鬼脸说：“姐姐一直在偷偷牵挂你。”

“近来有点忙。”他漫应着又问她说：“你妈今天没有出来帮手！”

她怪怪地望他一眼问他说：“你说那个妈妈？”

“就是你的妈妈。”他说：“和你一同做买卖的妈妈。”

“呵！”她猛省地掩着嘴哈哈大笑，笑得拉不直腰说：“她是我的姐姐。”



云海心灵中的牵牛花

入选奖

吴怡珍

(吉隆坡中华中学)

那是一栋古朴的独立式双层房，从那已爬满青藤的围墙来看，便可知道它已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那是一间英国式的房子，默默地座落在这远离市镇、充满绿色植物的山坡上，远处望去可真给人一股凄凉又冷清的感觉呢。然而在夕阳的照耀下它又似乎拥有一丝的温暖与热情，真是特别和有趣的房子。

刚从的士下来的我不禁吸了一口气，我早已被房子深深地吸引住了，它那股若隐若现的神秘感已占据了我的心。付了车钱待的士走远了后，我才拿了行李，大步地走向房子大门去。据说在这间房子里住着一位从乡下来的小女孩，因双亲去世才搬到这儿来住，这是她亲戚的别墅。听说她得了癌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便为她请了个私人护士来照顾她并且陪她渡过这等待中的日子，这位护士便是我了，我之所以会选择当护士是因为想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帮助一些值得我帮忙的人。怎么说值不值得呢？活到今日今时，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人若在现今的社会上过于热心助人，便会给人当傻瓜般地看待，而且有时还会被人以怨报德呢！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类失望、伤心过多少次了。我后悔当初不相信我母亲所说的话，她劝我不要太热心助人，因为最终吃亏的是自己，而且别人也不领情！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现代社会已失去了爱心。

按了按门铃，从楼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以为这里的佣人来开门。等到我整了整衣裳之后，门便轻轻地打开了，我赶紧鞠躬请安，然后便缓缓地抬起头来。我的眼睛很快地便触到另一双充满渴望及天真的眼眸，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位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子！

“白衣姐姐，您好，我叫云海，白云的云，海洋的海，我便是您要照顾的病人了，我等

了您好久哦！”她羞怯地笑着对我说。

多么有教养的小女孩啊！两条打了蝴蝶结的小辫子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一张粉白的脸上划着两道像月儿般弯弯的眉毛，一张红红的小嘴巴笑起来甜蜜极了，而且嘴角上方还隐隐约约看见两个浅浅的酒窝，再配上一双漂亮的眼睛，实在可爱。唉，真可惜……

“嗨！小妹妹你好，我叫星灵，叫我星灵姐姐好了。”

“星灵姐姐，请进，以后您就和我睡在同一间房间了。”

她很快地便拉了我的手，拖着我上楼了，看她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真难以想象她……

由于她的亲戚在城市工作，佣人又只是定时而来，在这间房子里只有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便多了。就在这间大房子、这鸟语花香的花园内，我们的友谊刹那间“加厚”建立起来。她是个很有爱心的女孩子，由于住在这周围的都是一些贫苦人家，因此她每天都风雨不改地带着一整篮我们亲手做的糕饼或是一些礼物去送给他们，我当然是一直陪在她身旁。有时即使是身体不怎么舒服，她还是坚持要去，大概是领悟到自己助人的机会不多了吧，我只得顺从她。在这期间，我确实切实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份爱心与关怀，使我不知不觉又对人间的爱有了信心与希望。虽然给我们的只是一声问候、一声谢谢及一个微笑，但却充满了爱，世界因而亮丽起来，云海也似乎更有精神了。

一天，正当我为她梳头时才愕然地发现，她的秀发已剩下不多，真的不能再绑辫子了。正当我在苦苦寻思要怎样对她开口时，她突然转过头来微微一笑，然后顺手在头发上夹了个心形发夹。

“星灵姐姐，我这样难道不漂亮吗？”她眨了眨眼睛对我说。

“当然漂亮啊！云海永远都是这么漂亮的，像个可爱的小天使。”

“星灵姐姐，等我以后做了真正的小天使时，我一定会住在天空云海上的吧？到时我一定会在梦中带您去遨游一趟的，您可不要拒绝哦！”她有意无意地说道。

她真是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面对着自己那次坎坷的人生路，她竟可以那么平静地看待与接受。在她的心灵深处到底是藏着怎么样的感受呢？大概是没有人能够领会到的吧。

过后，我便牵着她的小手步向花园，忽然间她放开了我的手吃力地向花群奔去。在那一瞬间，就在她放开手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害怕会失去她！我真想牵着她的手走过我漫长的人生路啊！看着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微风的吹拂下在花群中起舞时，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了上来，我的心开始变得不平静了。莫非她真的要走了吗？她曾说过她爱大自然，她也曾说过她爱人类，但是上帝是否一直爱着她呢？我也被弄糊涂了。

当我再把视线转移到她身上时，我看着她整个人倒在地上。我赶紧奔了过去，然后把她抱在怀里，我抱得好紧好紧，我

知道明天她或许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再到这儿来了。看著她流满汗珠的脸庞，我禁不住吻了吻她的面颊。

“星灵姐姐，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牵牛花吗？因为我希望它能够把您与我的心牵在一起，插在我的头发上，带在身边。”她突然有气无力地说。

“那其他人的心呢？”

“我当然也会把他们的心牵起来，大家一条心活在这世上。”

“假如你不能把它插在发上呢？”

“这个吗？那种在我的心田也可以吧？我一定会用爱心去滋润它的。”

“姐姐相信你种的牵牛花一定比别人漂亮。”

“我认为每个人都能种出同样漂亮的牵牛花，因为大家的心里都有爱心，只是不敢表露出来而已，是吗？”

“聪明的孩子，你说得一点也没错，一点也没错。”

葬礼完毕后，我便提着行李缓缓地步出这充满回忆的房子。当我再转过头来望花园时，我又仿佛看见她的身影在花群中起舞。我笑了笑便赶紧上了在门外已等了许久的的士。这个社会的确是还有爱心的，只是不知大家是否愿意一心种出茂盛的牵牛花呢？ ❖



x

x

x

云海的葬礼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进行的，早晨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当天出席的人不少，都是附近华、巫、印族邻居，这种场面是多么地可贵啊！当时云海的墓洒满了邻居们所带来的牵牛花，那些花朵可都是她们的心？我相信

您是否也晓得，万物皆拥有一颗心，人有心，地球有核心，天地亦拥有一颗心。

犹记得祖父生前常牵着我的小手，到后院去荡秋千，依偎在祖父怀里，倾听祖父的说话，也依稀听见祖父心中缓和的旋律。祖父常说，天地间有着一颗心，主宰着一切。祖父也说了好多有关他古稀之年所能体会的真理，由于不懂事，只能含糊地点头。

后来，在数学的几何课中，发现原来一个圆圈之所以能形成，全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点子。然而，必须先有了个心，才能绘出一个圆圈的圈子。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小点子是如何扩张衍生成一个圆圈，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因素。一个玄而又妙的世纪秘密。

X X X

年光似鸟偏偏过，世事如棋局局新。

未尽十五春秋的身躯，已经历了无数泪和错的洗礼。如今，秋千上只寻得一个孤单的身影，让一颗布满了岁月创伤的心灵，蹒跚于一前一后的摇晃间，然后回来告诉主人，天地无情。然而……

X X X

七月十九日……

安谧的婵娟绽放着柔媚皎洁的光芒，晚风飒飒地轻拂着落英落叶，发出沙沙声响，形成动人心弦的节奏。但是，我却毫无心思去领略，那有如藤蔓般缠绵的思绪，随着望月的涨潮而模糊一团的浑沌。整个黄昏都成了孤枕难眠的俘虏。

入选奖 ○覃泳菡（江沙崇华国中）

心的方向

爱的阳光



蓦地，心中似注了莫名剂，有股难掩的冲动驱使我爬起床打开房门，发现大门已半开着。眼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在沉旧的铁笼旁。

“爸……”接着，沉默。

“啊！还未寝吗？衣穿得少了，小心着凉哦！”父亲又再现出那副关怀的模样嘘寒问暖。人中升起一轮久存的厌烦，难道父亲不会觉得倦腻吗？虽然曾看过一本书说，重复又重复地唠叨，是身为父母亲唯一的关怀方式。但是，我早已听得麻木了。

“嗯！”不耐烦地敷衍，眼睛只是不停地注视着笼内的小雏儿。

心，倏地怦跳。

父亲除下寒衣披在我身上，深怕我受了寒。

“小心身子，他日父亲不在身旁时，就要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驿动的心顿觉徐晃。总在心中激烈地抗拒后又觉得懊悔。好多次对自己说，必须一改以往对父亲的态度，但每次面对父亲时，却没实践自己许下的诺言。心中战

火，何时熄灭？

“唉！不知是谁忍心把它们的母亲打死了。你看，它们的处境多可怜，得不到温饱，失去了母爱。让他们在空中自由飞翔不来得好吗？真担心它们捱不过冰寒的月夜而活活冻死，毕竟也还没长毛呢！”

“失去了母爱……”心坎起了冲突。难道失去了母爱，就该抗拒父爱吗？为何我不能对父亲好些呢？父亲在外奔波劳碌的辛苦，我又怎能置若罔闻呢？矛盾。

“早点睡吧！我已放了些干草让它们避寒，以后就靠你来照顾这三只被人类造成的无辜受害者了。”父亲拖着脚走进屋内。

“记得早些睡。”屋内传来。

望着那仍未睁眼的雏儿们在战抖着，心田为之震撼。忆起曾经的林林种种，泪花在眼中打滚，奋力地想制止它夺眶而出，但一切努力都付诸流水。心中起了无限的怜悯，可是，我有资格吗？

内疚自责像冰雹般接踵而来地坠入脑海，激起一波接一波无助压郁的浪潮，猛

力冲击侵蚀着心田，几乎为之窒息。

翻滚，无法入眠。那只白头翁的鸣啼啁啾声仿佛兀自回荡在耳边。一双含着血丝急欲噬人的目光在不远处注视着，不自在，无路可逃。

新月仍未下班，朝霞却已迫不急待地露出红彤彤的衣角。枝末的露珠得了生命力，纷纷跃上了天空开始一个新的旅程。我带着黑青色的眼圈子走出屋外，忐忑的心起落不定难以抚平。不知雏儿们有否被嘴馋的花猫给衔去了。

“啊！这……”只见父亲满脸愁容，黯然神伤地捧着一只僵硬冰冷的物体唉声叹气。

“这……”心神摇摆不定，眼前发黑。

咱俩呆立了许久，父亲开口划破了沉默。

“唉！剩下的两只必须细心谨慎地照顾了。拿把铲来，把它葬了吧！”

脑袋一片空白，只听得急速的心跳声。心慢慢地往下坠落，所有情愫，沉淀。

最后，还是由父亲亲自拿了铲，挖了一个大坑。我只是站着，不稳的站着。铲一上一下地插在泥土，我的心一片一片地被剥落，飘散风中。

“我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它们，负起所有的责任，不再让它们被冻死，受任何伤害。”心里立誓。

父亲上班后，我打从抽屉里取出了那初出道便夺去两条小生命的弹弓，埋葬鸟的穴旁。母鸟的尸身，始终没找到，伤心的人更伤心。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上天啊！请宽恕我的过错，让一切重来吧！

心中决定，把余下的雏儿们照顾好，也盼能拉近与父亲的距离，在两人世间筑座心桥，来个心与心的交点。

期待。

x x x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一次又一次地数着雏儿们身上的羽毛，小心翼翼地喂食，不时地换上干草。期待着它们逐渐成长，等待着它们羽翼丰满，展翅高飞。在这过程中，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心，也深深体会付出爱心的感觉，是多么的爽快，多么的自豪。

辛苦了两个星期，看着原本光秃秃的雏儿们，已变成毛茸茸的小肉球，心中好不得意。它们的安全成长，使心中得了少许欣慰与释怀。父亲看了也不住点头称好。

终于，期待的日子到来，其中一只鸟儿已开始扇动着翅膀，本能地想离开地面，重投天空的怀抱，寻觅它最原始、最真的梦。拍呀拍的，身子慢慢升空，我兴奋地欢呼着，它也吱吱叫着，父亲嘴角露出丝丝满意的笑容。可是，它很快就转成一个厄讯：它飞着飞着，一个不对劲，突然失去平衡地自高空坠下，一命呜呼。

一切，晴天霹雳。

心中的安琪儿折了翼，坠落心湖。我扶起它，温热的身，渐渐冷僵，心跳慢慢减速，直至停止，返魂乏术。所有的心血，皆化成伤心泪水，倾盆。

“是我！是我！是我害了你们啊！爸！是我作的，一切都是……”我歇斯底里地狂呼。

一只温热的手搭在肩上

“孩子，别自责了，其实我早已看见一切了，只是我希望能看到你变成一个有责任感、充满爱心的孩子，现在你已显出了你的改变，我很欣慰。把爱心全洋溢出来，投注在最后的希望上吧！”

一面拭着眼泪，一面把它包了起来，埋在鸟坟那儿。

只剩下一只了，绝不能有任何的出错。

翌日，最后的希望也开始扇动双翅，蠢蠢欲试，心中突然起了一个自私的念头，一厢情愿地要阻止它飞，照顾它的一生一世。告诉了父亲，想征得父亲的认可。

“万万行不通，我们应该让它回归大自然，在蔚蓝的天空任意翱翔，那样才是真正的幸福。为了它的将来，我们必须下个赌注了。”

听了父亲一番浅白的话，心中的结打开了，千丝万绪也得到了解脱。是的，我不该只因想让它活着来弥补我的过错而剥夺了它的生命权。

看着它欲飞却怯，心里十分的担心。最后，它终于

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了几圈，然后向遥远的北方飞去，消失在眼界。

心中响起快乐颂，未曾有的快乐，全因爱，发现爱是如此神奇。

泪水再次滔滔涌出，反身搂住父亲，在心中压抑已久的话终于吐了出来。

“爸，对不起……”

父亲激动的手把我捉得更紧，一句话也没说，或许是说不出，只是一直拍着我的背，给予无言的爱。我泪流满襟。

x x x

两颗心之间的隔阂，只因有爱，才得以消除。对动物的爱，对植物的爱以及对人类的爱都是无以分隔的，当彼此献出爱心，所有的心灵思维都能联系在一起，心心相印。

x x x

天地除了有心，也有情

圆圈的形成，除了须有一颗心，还需要有它的方向——爱。

如果万物皆有爱，世界便是一个圆，充满真正的幸福及快乐。

盼爱相随着每一颗心。

❖



◆ 马六甲 李金财书
(刘长卿诗：送灵澈)

挡风遮雨的一双手



入选奖

○郭伟谦

(吉隆坡
中华中学)

小时候，总觉得爸爸像一位高明的魔术师，拥有许多变不完的把戏。

他的一双手，无所不能，既能挡风遮雨，又能偷天换日；更能化腐朽为神奇，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譬如遇到隔壁家的恶狗，或者是对街的顽童抢了我的珠子，亦或是自己辛辛苦苦弄的小风筝飘上树梢，只要我拉开嗓门一哭，爸爸就会开始变魔术了；风云骤变在不知不觉间，只要我那盈然泪眼一开，总会惊然地发现，恶狗不见了，珠子安然归来，而风筝，已悠然自得地翱翔空中了。旁边，站着慈爱的爸爸，右手摸摸我的头，眼睛看着破涕为笑的自己。

那时，大千世界，一切乾坤运转皆在爸爸手中，在里头的我，吃喝玩乐，幸福难喻。

渐渐地，长大了，烦恼骤然增多。因为开始明白什么是人情世故，何谓人生如戏，要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真假了，而最重要的，是开始要用自己的双脚，踏上人生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默无言地，依然用他那伟大的双手，为我挡风遮雨。渐渐地，又感觉父亲收回了他的双手，让我独自体验与看尽人生的风风雨雨，让我跌倒了自己懂得爬起来。

但，却在蓦然回首时，发现父亲的双手仍紧随自己身后，让自己能安然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只在必要时扶自己一把。

所以，我依然认为爸爸是位魔术师，随着经验历练的增多，功夫愈是精湛。

我在心中由衷地感激爸爸，且在风雨中对自己承诺，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在未来的日子中，替爸爸挡尽风雨，一同笑看人生！ ❖

思念

江沙崇华国中 ○叶慧丽

思念 随着流动的空气
飘到你的身边
偷窥你的心房
是否有我的存在



清醒

太平华联国中 ○柳思月

如果无意间的惊鸿一瞥
可以抚慰深锁了一季的思念
那他无意要牵动的嘴角
足以摧毁编织已久的美梦
没有什么能比饮下一杯冰冻柠檬水清醒
咀嚼着一个本来就残缺的故事
一厢情愿的执著
改写不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期待
钟声响起的那刹那
已没有所谓清醒或沉醉
一曲骊歌敲碎的
何止一页天真的幻想
何止一种殷切的盼望……



○小家

1. 海的泪



帆船不再扬帆
 打捞坠海迷踪的明天
 油轮威风傲慢的拒绝了风
 划破海的面容
 海伤心的淌出一道道热泪
 乌黑油腻的热泪在面颊上荡开
 模糊了一张美丽的原貌
 埋葬了海蓝色的环保梦

2. 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我已将帆竖起
 等待风，遗忘时间
 帆布上你的名字
 默念成心中暗流
 无论风会不会把岸带来
 掌舵的心坚守信念
 让感情随暗流起伏
 如一尾不能离海的鱼儿
 感受每一份擦身而过的悸动



父亲 的一生



○张雅振

悠悠的岁月
送走了您的青春年少
曾几何时
在您的发梢染上一片银白

往昔
您那魁梧的体魄丝毫不怕风吹雨打
如今，在无情岁月的淘洗下
仅残留下瘦骨嶙峋的躯干

布满皱纹的容颜
是征途岁月走过的印记
深锁的眉宇间
烙下了几许的沧桑

您劳碌奔波的一生
只为了——日三餐的温饱
窘困的逆境
含辛茹苦地哺育您的子女长大

严厉肃穆的背面
蕴含着您谆谆的教诲
与无私的爱心
培育您的子女稳健成长

您一生的付出与贡献
是子女学习的楷模
您那伟大的父爱
更是值得弘扬与讴歌

○陈爱雯
(博大)

友情

朋友于茫茫人潮中相识
从泛泛之交而成为最好的知己
与你走过悠悠年轻无悔的岁月
稚气掠过了你我身旁
甜蜜欢笑填满你我岁月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两颗纯朴的小心灵
跳动着同样的节奏
走在同样的道路上
欢乐一块儿来分享

如今
你我的言行举动
皆是装作与虚假
那股真挚的感情
似云雾般溜走了
单纯的珍贵友情
已到达了终点

该是有缘无份 缘尽于此吧！
尽管 我还是我 你还是你
淡淡的一杯白开水
香浓的一杯甜雪糕
虽然雪糕较令人留恋
但持久的还是一杯白开水



诗3则

○天慧

歌

不同的歌
伴我走过不同年代
当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
那段逝去的岁月啊
仿佛又重现眼前

缘

女孩，你趁我不注意时，翩然而至
当我欲牵起你的手，留你在身旁
你又悄然远去
神秘的少女啊
你正是那可遇不可求的缘啊

海

风 轻轻拂平心的狂澜
浪 静静拍打疲惫足迹
大海 是我心灵的故乡
缓缓 缓缓
包容了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死囚

心声

铭记

——愿与天下孩子共勉之

○李凌峰

(江沙崇华国中)

当初的执迷不悟，
把自己带上了不归路
忆起当年犯罪无数，
如今历历在目。
后悔不听师长的督促，
却把他们的期望辜负！
如今虽然后悔当初，
但是却于事无补。
因为，
社会比我更残酷，
不予我机会弥补！
如今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
无论我再怎么痛哭，
再过几日也将判处。
不服！不服！
我肯定死不瞑目！
但，佛陀告诉我，
有因必有果，
所以我没话说。

○赖嘉豪

(芙蓉中华中学)

有棵大树
长得高耸入云
在树丛中 一枝独秀
但 它铭记
没有地下泥土的支撑
再高再大的干
也长不起来

有只苍鹰
在苍穹里遨游
飞得高 瞻得远
但 它铭记
没有万里长风的鼓舞
再大再宽的翼
也飞不起来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您的意见、读后感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800至1000左右。
-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注明：☐ 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写稿日期，地址和电话。

☐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请寄黄戈二先生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 (五) “文学蓓蕾”请寄岳衡先生
112, Dataran Rapat Baru 13, Tmn. Sri Berjaya, 31350 Ipoh, Perak.
- (六) “清流·交流”请寄崔冰女士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20 (4期)

☐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勿寄现款。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 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助印芳名录

[截至11-3-2000]

常年赞助人

RM100 : 张碧华医师
 RM40 : 张雅掀
 RM30 : 孙速蕃(马汉)
 戴贵英(碧枝)
 谢晋乔
 彭瑞群

随喜乐捐

RM70 : 孙速蕃
 RM50 : 李桂莲
 RM30 : 陈亚峇
 RM20 : 邱碧霞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 1.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 2.随喜乐捐。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 : RM _____

☐ 随喜乐捐 : RM _____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支票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逕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达邦树的真情

■ 谢伟恩

当我制作《歌与诗之间》时，曾打算把吴岸的诗也收录在内。可是，这绝非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吴岸的作品超越种族，打破肤色与国度的局限，同时充满哲理，犹如深邃海里的明珠，感染力强兼具震撼人心的爆发力。所以，当我拿起结他欲为他的诗谱上曲时，我老是有心无力。因为我无法以音乐来表现出吴岸那份对人类、对社会的真切情怀！

我发现自己并非闯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而是置身於浩瀚而未经探索的神秘世界……。正当我准备放弃谱曲的念头时，无意间在《渔人的晚餐》（作者：王涛·1990年出版）里读到吴岸所写的序：“现实主义者相信丰富的生活同时赐予生动多采的艺术形式、离开生活，内容是空虚的，离开生活，孤立地看待技巧，技巧也成了空有的形式……。”这一小段序文顿时开了我的创作泉源。当晚，我完成了《真情》完美地呈现出此情长留的积极精神。於是我就试著以音符去表现出“生命虽短暂，然而一抹驻留心底的微笑却绽现永恒璀璨的光彩”的意念。

但愿透过歌曲的传唱，《真情》耀眼的光辉将照亮每一颗冰冷而灰暗的年轻心房，耀越亿万光年。

KEY: C $\frac{4}{4}$

真情

谱曲：谢伟恩

诗：吴岸

（音乐版权：音乐人创作室）

$\overset{C}{|} \overset{F}{1\ 6} \overset{DM}{1\ 2} \overset{C}{4\ 5\ 4} \overset{C}{|} 2 - - 2 \overset{C}{|} 1 - - \overset{AM}{1\ 5} \overset{AM}{|} 6 - - - |$
 当你看到我的微笑，而我已远去，

$\overset{C}{|} \overset{F}{1\ 6} \overset{DM}{1\ 2} \overset{DM}{4\ 5\ 4} \overset{AM}{|} 2 - - 2 \overset{AM}{|} 6 - - \overset{G^7}{6\ 6} \overset{G^7}{|} 5 - - \overset{G^7}{4\ 5} \overset{G^7}{|}$
 当你在寂寞的夜里，看见屋檐上的星

$\overset{DM}{|} 2 - - \overset{C}{4\ 2} \overset{C}{|} 1 - - \overset{AM}{1\ 5} \overset{AM}{|} 6 - - \overset{C}{0\ 6} \overset{C}{|} \overset{AM}{1\ 2\ 4\ 3} \overset{AM}{2\ 0\ 1} \overset{AM}{|}$
 光，而我已殒落。但我仍微笑，在

$\overset{C}{|} \overset{F}{2\ 4\ 6\ 5} \overset{DM}{4\ 0\ 4} \overset{DM}{|} \overset{G^7}{5\ 2\ 2\ 6} \overset{DM}{5\ 4\ 5} \overset{DM}{|} 2 - \overset{DM}{4\ 2} \overset{AM}{1\ 2} \overset{AM}{|} 6 - \overset{AM}{2\ 1\ 6} \overset{AM}{|}$
 你的心里，我仍为你闪烁，穿越过亿万光年，亿万光

$\overset{G^7}{|} 5 - - 0 \overset{C}{|} \overset{F}{1\ 6} \overset{DM}{1\ 2} \overset{DM}{4\ 5\ 4} \overset{DM}{|} 2 - - 2 \overset{C}{|} 1 - - \overset{C}{1\ 4} \overset{C}{|}$
 年。当你看到我的微笑，而我已殒

$\overset{DM}{|} 2 - - - \overset{G^7}{|} 2 - - \overset{C}{0} \parallel$
 落。



郑少如(汉光)画家 艺术简历

大红花



1930 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
1951 考入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1954 毕业于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
1955-61 毕业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负责动画美术设计、参与绘制“小蝌蚪找妈妈”、“一幅僮景”、“秋夜梦”、“墙上的画”、“大红花”等动画片。其中以“小蝌蚪找妈妈”得过法国康城国际电影节之银舫奖。
1961 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出版儿童

学前美术读物与连环图画册，参加美术家协会举办之常年画展。
1962 赴香港从事商业美术。(包括动画广告片，刊物封面及插图)。
1966 回返马来西亚怡保，专业室内设计。在怡保市负责多间大酒店和酒楼餐厅的室内设计。
1971 连任霹雳文艺研究会美术顾问。
1976 在怡保举行首次个人中国画画展。
1977-80 受聘为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北根皇宫及吉隆坡文华酒店设计室内装修与布置。
1985 旅游欧洲各地参观考察艺术。

跳舞女郎

